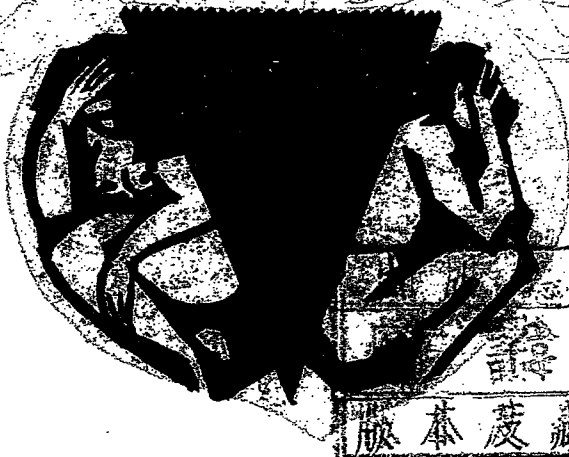


82

絕離

著 嵐 雨 江



署	印
江	雨
嵐	本
藏	版

1951年十月十六日

NO. 00267

離 絕

雨 嵐 作



1927

版字 44139



北京圖書館藏



離 絶

離 絕

講起我們要好的起頭來，真是一件很難為情的事情。

我每次到你們教室裏來教唱歌；總是雙手按着琴，眼睛很隨便的看着你們。你們有的看着歌譜；有的也向我看着。你的臉面呢，却常常躲在同學的背後，因為你既坐在最後一排，並且我按琴的地方，剛剛和你成條直線，若不是歪過頭來，我們是決計看不見的。

我雖然初到你們教室裏來就很注意你。但我這注意，完全是放在肚裏的注意，一則有許多同學

的顧忌；二則要維持我做教師的尊嚴。所以任便心裏怎樣的想着要看你，外表上總不露半點嫌疑的態度。

我漸漸的覺到你在歪過頭來偷看我。我的眼睛雖然看在別的地方，但是我很注意你，你的頭一閃一閃的歪過來，我實在還是看得很清楚。等到我把眼睛轉過來正式的看到你，你却要緊的一避，似乎在說：“我不是偷看你的啊！”但是，你這一個暗示，剛剛與你給我的印象相反。倒反使我更加明白，你的確是在偷看我，並且含着神秘不可思議的情感。

有一次；也許是我忘記不留神的向你看了吧。我的眼睛，剛剛與你的眼睛成直線時，坐在你旁邊的同學，嗤的一聲笑出來了。坐在前面的同學，都回過頭去看你們，又回過頭來看我。似乎都向我問道：“先生！你究竟看着什麼人好笑呀？”我只得馬上放下教師的尊嚴來；並且在我的面龐上就回答着一句話：“規矩些！大家都坐在教室裏呢！”——

因為我也生怕大家知道，我在留心的看你。

下課以後，有時我喝杯茶再走；有時我一鞠了
下課的躬，馬上就走，你總是候得很準確的，跟在
後面送我。我猜想：你的意思，一定是“下課了，我
到母親跟前去了。”所以不問跟着什麼人，總是冠
冕堂皇走你的路。但是，我心上却很擔憂，恐怕有
個同學在那裡注意你：“噢！奇怪！她怎樣每次總是
跟着先生一同走的啊？”害得我連頭也不敢掉過來
向你，但是身不由主，到了轉灣的角子上，自然而
然的就回頭向你看了。你也似乎以為這一是有無
上的榮幸一般，笑嘻嘻地直送我到看不見的地方。
有時我知道你已走了過去；有時我怕你還站在那
角子上沒有動。

我從你們教室裏出來了以後，悵惘得不知所
以，每次都是這樣感情，至少非經過一定的時間，
不能恢復原狀。

有時，你的妹妹也陪你一同送我。我知道，那
是她的真意，她恐怕一定是回到母親跟前去的。因

爲她的眼光裏，沒有像你一般的有希望心表現着。

◎這樣的生活，（每禮拜見面四次，或不到四次，或四次以上，）大概過了三四個月了吧？因爲由酷熱的夏天，已經轉到初冷的冬天。我每禮拜的四次心跳，也跳出習慣來了。老實說，在我的下意識界，屢次悲遞張信條，寫幾句愛你的話給你，但我的地位和我的膽量及現實的環境，都監視我，不准我有那樣的行動，然而我們在眼睛裏面所表現出來的要求，格外來得熱烈，真不知爲了什麼，多見一次面，都覺得快樂得多。

那次，我同來的一個小孩子，他和你十分的親熱。我頓時就覺到一層可怕：“人家不要以爲那孩子就是我們的居間人，是替我們傳送什麼東西的吧？不對，這孩子不能同他進來了。”以後，我留心觀察旁邊的人，有沒有這樣疑心的眼光。倒還好，我漸漸知道這孩子是從小就同你們在一處玩慣的。所以左右的人們，一些猜疑的眼光都沒有。當天我自然不能馬上就叫他來問你什麼，過了大概

又有一個星期吧。我見你在打毛線手套。當時我也正在需要一對手套，我本來老早就想請你們同事裏面無論什麼人幫我結一雙的。現在有這樣的機會，正好啦！

那天，我就把那小孩子叫來，對他說：“你去替我問問 *Kouky*。你就說，W先生要請你結雙手套呢，你肯嗎？”這孩子本來時常到我跟前來的，我說的話，他都很聽從。這次，他很快樂的答應着，一步一跳的向你跟前去了。去了好多時才回來，我問他：“她說怎麼樣？不肯吧？”他搖搖頭說：“不，她肯的，她說叫你買毛線去好了。”我又重新問了他一遍，他又照式的說了一遍。當時，我心裏真快樂得不得了。

但是，當我要到上海去買毛線的時候，我又害怕起來了。我想，這毛線是不能去買的。就是你的母親不問；你的妹妹不問；那你的同學們保不定沒有一個不問你的人。倘使人家是這問起來，雖說沒有什麼要緊，但總是使你爲難的；這一定買不得！

一時，我的興致豪邁起來了，便想立刻寫封信來給你，但仍舊沒有敢寫。結果，只敢叫那孩子先來問你一句話。

我單獨的攙着那孩子的手，很秘密的低低地對他說：“你去問問Youly，看，你就說，W先生有封信給你，你要嗎？去問過了就來回答我。”那孩子又笑嘻嘻地橫跳着去了。

那天到晚飯前後，這孩子才走來回復我，他說：“要的。”我看他的神氣有些不像；我疑心，不要是這孩子欺騙我吧？我又追問他道：“你去怎樣說的呢？”他舉着小手舞起來說：“我說，W先生問你要信嗎？她點點頭，說，要的。”

我還不相信，我又問：“還說什麼嗎？”

“沒有說什麼。”這孩子忽又拍着衣袋說：“哦！她給我六個銅板，嚟！袋子裏。”

“她給你做什麼的呢？”

“她說，給我買糖吃。”

當晚，我的酒興已經過了，沒有寫得起來。那

第一封信，還是以後特爲喝了酒再寫的。

三

第一封信裏是說了幾句什麼話呢？你還記得嗎？

我因爲任性的胡寫，不知寫了幾句什麼東西，既沒有留稿子，又沒有勇氣再看第二遍，並且我的記性不好，現在完全忘記了。

不過我回想起來，那信裏一定是很難爲情的。赤裸裸地說一句，一定是很肉麻的。唉！這實在是我的罪惡，我現在應該在你面前懺悔，請你饒恕我吧！我因爲一時候的熱情所衝動，居然敢大膽的寫信給你，這實在是我平生第一次的冒昧。

起先，我沒有知道你對我究竟怎樣。並且你是一個少女，少女的多情，是天賦的本能。只要對方面能够生得反應，常常會妄用她的愛情。一旦所施非人，弄得終身懊悔的，實在不知有多少人呢！我怕你也是妄於用情的一個，所以不敢馬上就和你

接近，後來我用過多次的考慮，行過多次的看察，覺得你這人，的確還算不錯，我自己對於自己，已經下了一個決心：“倘使你能真心真意的愛我，那我自然做你終身的伴侶；倘使你不能愛我，那我直情願愛你了。”於是我才大膽的落筆寫信給你。

俗語有句話：“男不失筆，女不失節。”女子的身體，（以終身的幸福為基本）應該極謹慎的和一個男子結合；我以爲我的筆迹，也正和女子的節操一樣，應該從一而終。我敢在你面前誇口，我簡直沒有大膽的寫信給女子過。有，你的確是第一個人。

在我的情的真樞上，我完全因你而失去處男的節守了；換過來說一句，就同你對於我而失去你的處女的珍寶一樣。

我抱了這種謹慎的思想，用很平淡的態度寫信給你，我敢相信，那信裏不會有在我們理想中的所謂肉麻的話語。

在那信的首尾兩端，都只有收發者的稱代字。

——不是寫你，就是寫我。——並沒有真實的姓名，這所以然的原因，自然不須我來囉唆，大家都明白。在信紙最後一行，我記得是寫了一句：“看過就燒去。”

也許是我的過分驚慌的緣故吧？第一次的信，完全忘掉了，究竟是怎樣幾句說話呢？你還有些可以記得出嗎？

四

我把第一次的信交給那孩子以後，心裏時刻的不安，震蕩得自己可以聽見心臟的跳動。我在顧慮：“不要那孩子把信失落了罷？不要那信已傳到別人手上去了罷？不要你接着我的信，怨恨得哭訴你的母親了罷？……”啊喲！我在心猿意馬，正同熱水鍋裏的螃蟹一樣，手足不知所措了。

好不容易等到那孩子回來。我要緊問他道：“信給她嗎？”他搖搖頭。我又要緊問他道：“那末，信還在你身上嗎？”他又搖搖頭。我真着急了，歪頭向他

問道：“那末，信呢？”他好像有意和我開頑笑，他笑嘻嘻地說：“信沒有了，”他說着，一手又去拍着他的袋子，那袋子裏又叮叮的有銅板的聲響了。我猜到他是在騙我，於是我用着好奇的眼光看了他。他掀着眉頭說：“給她了。——她拿了去很開心。——她說怕闖窮禍！”他一手掏着袋子要去買落花生吃。我在驚喜以後，得到安慰，四肢差不多都酥軟了。順便躺在榻上，由他自言自語的一跳一踊的跑去，我只在想像你當時接到信件的神氣，並且揣測你接信以後的心理，那孩子嘴裏說些什麼，我完全沒有聽見。

五

我們通了好幾次信，覺得我們中間的感情，一天天的濃厚起來了。實在的話，其初，我還帶着一種嘗試的態度；到了此刻，竟有不得不如此的潛在勢力了。並且我每天都以能夠看見你一次爲安慰。情愛在人類的活動，真有不可思議的神秘。

可惜我們的信紙未行，都注了一句：“閱後即燒去”的話。不然倒也有些成績可以看看呢！

對於我們這件事情，在我的筆記簿上，會有以下的一段記載。——這是開始的第一次在文字上的發現。

十八日下午，在我們的小禮堂上有一次結婚的典禮。這本是很平常的事，平時有這樣婚禮時，你大概總來觀瞻的罷？這一天，我以為你也要出來了，但始終沒有見到你的人影。當時我在多方的猜想，猜你究竟爲了什麼沒有出來？

以後，我陪了幾個朋友到你們裏面來參觀。見你和幾個同學在晒台上談笑，你裝做不注意的神氣看着我，我知道你並沒有往什麼地方去，於是我更加不明白你爲什麼不來觀瞻結婚典禮的原因。

到了晚上，不知爲了什麼，只是滿肚皮的不如意。正在無法可以排遣的時候，那孩子踴

來了。我便想在他身上；探聽些關於你的消息，我說：“你今天到Youty跟前去，她有什麼說話沒有？”他只回答我一句話；他說：“她有些不情願和你要好呢！”我只聽了這句話，連繼續發問的勇氣也沒有了。我真是奇怪呀！你真會說出這句話來嗎？

你還記得？當你引吭高歌，對我唱支鴛鴦語的時候，我是怎樣的用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把我的小心按住，為你奏琴啊！你唱着：

“鴛鴦啊！
情能久，
愛能長。
增進你的榮光，
添加你的歡暢。
我不是在鳥類之中
偏偏地愛你啊！
因為你
時時刻刻，

成對成雙。”

你難道在心腔裏一些都不起波動嗎？你爲什麼偏偏地選出這支歌來對我唱呢？你的嚮遇行雲的歌聲，難道不怕把人沉醉了嗎？

十八日晚。

從聽見那孩子的一句說話以後，——“她有些不情願和你要好呢！”——時刻的在我心上呈着疑惑的色彩，這句話是真的呢？是假的呢？如其是真的，我就不必再在這裏做什麼痴迷的幻夢；如其不是真的，那我該怎樣呢？

我很知道，愛情的味道，好像橄欖：當你正在嘗着牠的時候，牠是十分的苦澀；等到回味起來，才有些奇怪的甜味。

但是，我們在這時候，是否可以談到正式的戀愛？這事，非但局外人不能明白，就是我自己也很疑惑：

“戀愛的步驟，在這種環境裏，究竟以怎樣的形式爲最正當？……”

“究竟到怎樣的程度，才配稱做正式的戀愛？”

我坐在房間裏發怔；痴默默地不知幻想些什麼。覺得人生的縹渺虛幻，在大千世界中的一剎那間，究竟沒有什麼意思。忙這樣，忙那樣，都在受着自然的支配。你要想隨着自己的性，順着自己的情，無所顧忌的做去，那你便成了一個瘋人，你立刻就可住到瘋人院裏去。

我的思想，越想越玄妙了，越想越與現實的世界相背馳了。於是我不得不從客觀方面，來對我自己下個詳細的攷察，我從鏡子裏看見我的頹廢的肉體。我想我這個人，實在不應配談戀愛。既沒有鄧通般的錢；又沒有宋玉般的貌；雖然生了一付多情的腦筋，但太缺乏用情的工具。并且處在這種環境裏，更不是應該談戀愛的地方。……頓時，把我一番消極的觀念，全數呼喚出來了：

“是的！我還是耐性的守着，慢慢地消去我的青春罷！”一方面我是這樣的設想；但另一方面，又暗示我竭力的反抗。

哦！*Yonly*！人生只有兩種相對的思想在內部交戰時，是最苦痛。若使能專一的對待一方面，那無論是好，無論是壞，總是快樂的。我在這時對於你啊，便生了兩種思想了：“我還是立刻拋棄你呢？我還是專一的戀愛你呢？”幾次細思量，我只是情願為你犧牲我的一切。我自己對鏡子羞愧我自己。我明白我是一個情感戰勝一切的求愛者。我準備際遇的不幸來臨到我。

但是，我正在挽回狂瀾般的思潮，重新要從怒濤險浪中來放射我的愛時候，你的一封回信來了：

親愛的先生：——

我親愛的先生啊！你說，有要緊話要與我當面談談，就是沒有機會。現在，我有個法子；但是我不說出來，因為你說的話，我都猜到了，所以我不說了。

你說，常常夢見我；但是，我也沒有一夜不夢見你。那夢中的恩愛，自不必說了。

我也想變做一隻蝴蝶，飛到你床上來陪

伴你，我想，你一個人一定是很冷靜的。

我並不是不許你寫信，因為恐怕被別人知道了，那我們倆算怎樣呢？

我這封信寫給你，好像與你斷絕愛情一樣，我若是真的和你斷絕，那我就變做一個沒有情義的人了；但是我若是不和你斷絕，而你又不知道我的苦楚。等到有了機會，我再把肚子裏的苦楚告訴你吧！

你也不必寫回信給我了。因為我實在沒有寫覆信的機會，這信還是結婚時大家都去看結婚了，我一個人獨坐在課堂裏寫的。

我的程度，你也知道，請你不要見笑。

你說，有兩塊手帕給我，我並沒有收到，你也不必給我了。

看了你信的前半段，使我欣喜，愉快，歡樂，安慰，……及看到後來，便使我懊惱，鬱悶，失望，……一時候，我胸坎裏好像開足了五千匹馬力的馬達，

轟轟轟地，不知究竟是快樂呢？還是苦痛？當時我的精神，真是恍惚極了。我弄到實在無法可以調劑我自己，於是我把你的信，倒過來，從最後一段看起，連看了好多遍，連猜想了好多層；你說，要和我斷絕，究竟是爲的什麼事情呢？我想馬上落筆寫信給你，但我不敢，我又怕你不要，那使得我更難堪。這其間，真不止一萬聲長吁短嘆，五千遍搗枕槌床！

過了一些時，我的感情稍微平靜些了，我又大膽的寫了一封回信給你。我寫信時，把你這信放在面前，別的不看見，只見信後寫的——看後用火燒去——六個小字。我想，這是一定與我斷絕了，我還是不要再寫吧！我放下筆來，兩手叉着下顎在呆想，自己對自己問道：“究竟怎樣呢？”停頓了好久好久，結果，還是大膽的寫信給你。我平時很顧到所謂廉恥兩字，唉！我爲你呵，差不多把廉恥兩字，完全掉到腦後去了，倘使這事給第三人知道，那人一定要指我大罵而特罵的。但是，打開天窗說

亮話，誰都不能免去曖昧用情的事吧？除非他抹煞了良心，或者沒有這樣的遭遇，或者他竟是一個沒有情感的人。不過，我是比較太壞一些了。

我給你的回信，大概是以下的幾句話吧？

親愛的姑娘：——

你叫我不要再寫回信給你。你說，要與我斷絕關係了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？

起先看你的信，很是歡喜；及看到後來，直叫我懊惱得不得了。你難道有意說兩句反面話使我不開心的嗎？還是你有許多話不肯告訴我呢？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呀？

我們就是不能如願以償，那我們至少也是一對好朋友；就是連朋友也做不到，那我們還有師生的關係呢！我雖說做你的先生，於心有愧；但在形式上，我們總是這樣的稱呼啊！你為什麼一定要與我斷絕呢？

哦！是我誤解了，這一定是你在試驗我的存心呢。如其在試驗我的存心，那你儘管放心，

我決不是那種有始無終的人。我雖沒有十分遠大的眼光，但我的確是在爲終身打算計呀！我若使好像別人，以交結女子爲開心的消遣，那我儘可向別處去找尋；何必一定心嚮你呢？

你的信寫得很好！你也不要在我面前說客氣話。我總希望你乘個機會，把你鬱積在肚裏的許多話，統統寫出來告訴我。

那兩塊手帕，是特爲買來送你的。如其沒有收到，那也沒有什麼要緊，大概總是那孩子弄得不見了；就隨牠去吧！

我把這信交給那孩子，叫他順便探問探問，你究竟是怎樣的態度，那孩子回來告訴我，他說：

“她情願和你耍好的。不過她怕闖出禍來；她怕姆媽打她，她姆媽曉得，就不得了哩！”

這是應當有的顧慮。所以我對於你，在形式上格外疎淡了許多；你也十分的避去嫌疑。可是表面儘管隔絕，在我們的精神上，却已建築了一座很堅

固的城堡了。

六

有一次，你的同學裘梧在奏琴，你吹着直笛在旁邊應和，我說：“這支笛子的聲音倒很脆爽。”你便把笛子交給我；假意的用手心在口吹的地方揩一揩。其初，我並沒有覺得什麼；及將笛口含到嘴裏時，覺得笛口上濕淋淋地；我見你在微笑，似乎笑我：“哦！上當了吧！”我吹了一會，因為要緊和你說明手指的按法，便把笛子直接交給你，你接了去馬上就含在口裏吹起來，又似乎在說：“這些我都知道的，誰要你來指導呢！”但是你自己也上了我的當啦！那濕淋淋的笛口，簡直還在出熱氣哩！你難道一些都沒有覺得嗎？我又見你一面吹着，一面帶笑的看我。啊！……

還有一次，我在奏琴，你立在椅子背後看我。我偶然仰一仰身體，便觸着你扶在椅子背上的手，你非但不肯讓開去，倒反在我背脊上輕輕地推了

兩下。我給你推得背心上發痒，索性用力把你的手靠緊在椅背上，不放鬆你。你却也與我堅持着，成了各不相讓的勢力。以後，大概是你手上有些凌痛了吧，用力推我一下，你才把手抽了出去。

這兩件事情，我以為都是我們的不正當的行為，我們現在應該懺悔才是。你的意思，以為我的說話對不對？

七

我們起頭幾次的通信，非但膽怯，不敢多說閒話；並且也十分的耽擱。想到寫信，固然是一件快樂的事情，但同時也擔憂得很，生怕發生意外，弄得兩方面都不下去。寧可整天整晚，無時無刻的不忘記你；總不敢赤裸裸地把我的心思直接告訴你。不過，在你一方面，一定也很明瞭的。所以我雖然少寫幾次信，你或者可以原諒我。

現在我揀出幾封信來，節錄在下面。——這些信件，本來都存在你跟前的，我怕存在你跟前恐要

被母親發現了，倒反使你不好；我又猜到你不肯馬上就把這些信就燒去了，所以我遣那孩子送信給你時，順便就把前一次的信件帶回來。所以這些信件現在都還存在我這裏。這事我已在信中和你說過，所以你也願意。

八

(1)

我立志 我立志不再寫信給你了。因為你假使可以和我成功事實的，那我們將來總有說明互相愛慕的苦衷的機會；你如其不可以和我成功事實的，那我現在和你通信，徒然添了些周旋的形迹，反增了一腔的懊惱。我何必這樣的自尋苦吃呢？

但是，我的 *Youly*！我簡直管不住我自己啦！我已經好像黃河缺口的水，浩浩蕩蕩，汪洋千里，直瀉如飛，無法可止。你若是真的可以和我斷絕了一切的關係，那我或者還有別

謀生路的希望。但我現在的感情，已完全灌注在你的身上啦。除非待我情泉涸竭，否則總沒有停止的時候了。

結果，我立志不再寫信給你的念頭，整個兒打消了。

九

(2)

我把這信交給綠衣人，他已送了兩次，都沒有可以送給你。我真生氣極了，我猜想你一定不肯接收我的信件了。我從田野間散步回來，獨自躺在榻上出神。我在猜想：

“恐怕左右有人注意你，所以沒有接收吧？恐怕有人對你說了什麼閒話了吧？你所以有意不來理睬我的？還是你真的不肯理睬呢？

.....

——這信在第三次便直接交給你了。那孩子來說：“因為同學多，所以叫我停停給她的。”

並且又知道你對我並沒有一些意見，我這些話，都是庸人自擾。好在你看了，很能宥恕我，我真感謝得很！

—○

(3)

今天整天的不快樂，無論找尋什麼消遣的事情和遊戲，都沒有方法可以把你忘掉了。你的帶笑的面容，直是在我腦子裏跑圈子。看到東，也是你；看到西，也是你；吃飯也是你；走路也是你；沒有一個時候，沒有一個地方，不想像你的笑容，啊！我的*Youly*！你實在是個魔神，我已中了你的魔術啦！

—

(4)

我與你相見的機會，連今天只有兩天了。過了這兩天，就要明年再見了。雖說是明年

啊，但只有三天的間隔。並且在這三天之內，我仍可想了方法來和你相見的。

聽孩子對我說，你近來常是睡不着。我給你的信件，你都要等到夜裏睡在床上才可以細看。

喂！*Youly!* 你看這信時，也是睡在床上嗎？你的面孔是向床裏是向床外？就隨你怎樣睡吧！你只要把這信緊緊地按在懷裏，你再把眼睛閉起來想着：想着這信就同我的人一樣，我包管你現在一些都不寂寞。但是，我的幸福，實在不及這張信紙；因為牠倒可以親親熱熱地伴你睡覺。而我現在呢？空房獨宿淚如雨，孤衾難耐五更寒，清冷的淒涼，只得對着帳頂長吁短嘆。

從前的信，你真的都沒有燒掉嗎？你那裏藏着有沒有危險？恐怕要被母親看見呢，如其收藏不便當，還是叫孩子帶回來藏在我這裏吧，將來有機會，還可以翻出來看看呢！

—二

(5)

寫這信時，已經夜深了。你說我與你的同學裴梧很親近，對你倒反很疏淡，因此你很生氣。你叫我去專心和她要好。你這真是什麼話呢！你真是一個會多心會生疑的人啊！

她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？她不是有她的意中人在那裏嗎？這是誰都知道的事情呀！我捨着你不要，倒反會去和她要好嗎？倒反會去和人家搶奪她那樣的人嗎？你真疑心疑錯了。不過，我所以和她略微親近些的原因，就是想減少我們中間的嫌疑。叫人家看來，可見得我是對待你們大家完全是一樣的輕重，一樣的高低，並沒有對於那一個格外要好些。

我當時在你眼光裏，我就明白，你對我很是生氣了，但是你也要原諒我呀。我難道可以因為你的緣故，連話也不去和人家說一句嗎？

請你儘管放心，我的手再也不會觸到她們身上去的，我正在各處留心咧！

我想教你奏琴，因為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。我又想常常叫你來吹笛，我們一同和應着，一定是很有趣味的事。哦！真的，我想起一件事情來了。上次我把那笛口弄濕了交給你，我連措也沒有措，你馬上就接着含入嘴裏去吹，你會厭我不會厭我？

你說：要給我手帕用呢！怕要到明年才可以有了吧？

.....

這信是半夜裏坐在床上寫的，字迹寫得很潦草而又模糊了。對不起得很！

（今年，我們還可通一封信，如其有機會，或者兩封也可以。）

一三

(6)

我在空閒無聊的時候，叫那孩子來問道：“你今天到Youly跟前去，她有什麼話對你說嗎？”他說，你叫我再縮小兩歲年紀。別的說話都沒有。哦！還有一句，你一定要到十九歲才可以出嫁，這是算命先生說的。

我的Youly，我知道你是誤會了。你看了那履歷表，以為我的年紀，真同那表格上一樣的嗎？那表上是我一時高興，任意寫個數目的，你看我的臉面，那裏看不出年紀來？那個數目，我虛上了一個整數六呢。

不過，你既然嫌棄我，我也不必和你說明了。我實在不配來和你要好。但是，真實的放出我的全部的愛量來對付的人，的確只有你一個人，你既嫌厭我，我馬上還可以很大膽的去見閻王，閻王最明白人的良心，他一定不會

罵我是惡鬼的，他一定可以原諒我。

好！*Youly*，我們就此算了吧！你還來得及快些去找個心愛的人呢。我想那人，決不是我可以當得起的。那人的性情，面貌，經濟，一定都要比我好得多，並且那人有更多的愛情灌輸到你身上來，你往來總是一樣的做人家夫人，快些和別人講情去吧！

好！*Youly*，請你在今天晚上睡覺的時候，就把我完全忘記了吧！包管你明天起來，可以不認識我的人。

一四

我還記得，在兩年以前，那一天，從籬笆旁邊，看見你同着妹妹，跟了母親由鎮上回來。我們也是三個人一同散步的。那千水君便暗暗指你向我說道：“她就是曲佻所說的愛人呀。”那時曲佻也跟着我們一同散步。我見他很得意的向你笑着，似乎在我們面前驕傲什

麼一樣。我一方面無意識的豔羨他；一方面却爲你叫不幸。你這樣的人，怎麼會去與他發生戀愛呢？當時，我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情意。但是，我那時決計沒有想到，以後我會和你要好起來。

你是他的愛人，他是你的情人。這話是曲佻常常在我們面前擺架子出風頭的，所以我聽了千水君的話，絲毫沒有疑惑，你的確是他的愛人，他的確是你的情人。

但沒有多少時，我又明白什麼龐山男女士也是他的愛人；又是什麼趙愁世的寡婦（因爲趙君已故，）也是他的姘頭！啊！對於曲佻君的人格，我雖沒有完全痛斥到底，但我已明白他的確是一個以交結女子爲榮幸的人物了。

本來，人類要談什麼情不情呢？更要談什麼用情專一不專一呢？逢到一個就愛一個；逢到兩個就愛兩個；我的力量可以愛上千個就千個；可以萬個就萬個，講什麼道德？說什麼

理智？只有我這愚蠢的村夫，相信愛情專一！就是曲佻那般的人物，一個女子嫁給他，難道便會愁悶以致於死嗎？一定也是很快活呀！我替你擔憂，真同杞人憂天掉下來，會壓死他們一樣的愚蠢。

從那時起，你的形容，雖沒有完全給我認識清楚。但你的名字——*Youly*——却是深深地刻在我的腦膜上了。不過對於你的身世，和其他一切事情，我還沒有明瞭。因為我的脾氣，以為那人既已有人屬意於她，我是無論怎樣都不願再去探聽一些消息了，所以我只要聽了有人說，“某人是某人的愛人呀，”那我連眼睛都不會去光顧她的。向任何女子看一看，當然不能說，就是預備向她求愛，或與她結婚呀！但我的心上是叫我這樣做，“我應該保守我男子固有的貞操，將來可以對得起我的妻子。”我還有一種意思：我以為，“我這樣的保守自己的完全，將來一定有一個女子，也和我

一樣的保守她的貞操，和我一樣的完全。”所以我歷來的行爲，沒有一件不可公開的。

千水君他離去此地了，他已結婚了。曲佻呢，他是怎樣離開此地的？他離開此地不是也有一年多了嗎？曲佻不是爲了和趙愁世的遺妻相好被逐的嗎？他同了她到上海去看影戲，並且公然的在客棧裏住了一夜才回來。到第二天早上就聽見大家裂眦怒目的談論這件事情，以後終究被逐了。這時，我更替你叫不幸啊！“曲佻這樣的行爲，怎樣對得起*Youly*呢？”那時，我還真以爲你是他的愛人呢！

當你今年在我面前表示意見的時候，我心上在想，“你是曲佻的愛人呀！他現在離開此地了，你就可以不愛他嗎？他將來總會回來娶你的，你忍耐些等待着好了。”所以你向我行了多少次的暗示，我都不敢應響你。因爲我還不能明白，“你究竟是不是曲佻的愛人？倘使是的，我豈不糟了？”

有幾次，我把那孩子叫來問他；我說：“從前曲佻在這裏，他是和 *Youly* 要好的嗎？他們的信件，也是你替他們遞送的嗎？現在的 *Youly*，她還紀望着曲佻嗎？”

“不！”那孩子說：“不！她現在很恨他呢！她咒他還沒有死呢！她罵他是個惡鬼！”

“那末，他們通信總是真的事情嗎？”我又問他。他道：

“信是通的；不過，*Youly* 沒有回信給他。他們總是對面講話的。”

“到什麼地方去講呢？”我問。我雖然十分奇怪，十分生氣，但我抑制我的感情，很平心靜氣的再向那孩子發問。孩子聽了我的話，向我面上看着。他慢慢地回道：

“在呆龍家裏，呆龍是 *Youly* 的阿哥呀！”

“哦！”我雖然更加奇怪，更加生氣，但我仍想不在小孩子跟前露些神色。我很平順地答應着：“哦！呆龍不是有了兩個孩子了嗎？”

“是的，*Youly*和呆龍的老婆很要好，——呆龍的老婆四個月就生兒子的。”

“啊！啊！啊！”我似乎失望極了！我在痴想：“想不到*Youly*是這樣的人！她原來和那些人們都很接近！……”

這時，我對於你的人格，生了無限的懷疑。差不多我已經預備和你永絕了。

但是，我的*Youly*！愛情這件東西，實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魔鬼。你一中了他的魔，無論怎樣是解不脫的，我想到你恐怕還是愛戀着曲佻，我就想立刻與你脫離；但一轉瞬間，我就覺到我的人生太無意義了，一離開了你，我立刻就成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。任便什麼事情，都不能引起我的興趣。我自己對自己下了一個整天的決心，決心不再和你講戀愛。但是我這一天，就同在監獄裏的囚犯一樣。耳朵聽見的；眼睛看見的；心裏想到的；……統統都是不如意的事情。無緣無故的，自尋煩

惱，困悶了一天。這時，如其曲佻在這裏，我一定可以與他拼個你死我活。

然而我對於你的一切問題，究竟還是疑惑的。並且這些瑣話，究竟還是孩子口裏說出來的，也許是我太會找尋懊惱，嘮嘮叨叨，說了這一大套碎話。——這些都是我的不是，請你原諒我吧！

總之，我的精神，已完全交給你了。你是真實的嫌厭我呢，我也不怨恨你，不過是我今生的不幸吧了。天定數難逃，還有什麼怨恨？

關係曲佻的一切行爲，怨我心直口快，說了這一大段。在不明白的人看來，還以爲我是在攻擊他的隱秘呢。其實這些事情，也是早已明白昭彰的了。也許你已早就知道，不過我也避不了攻訐的嫌疑。

——這信是昨天晚上寫的。今朝起來，我又把牠看了一遍，我想不把牠寄給你了；但是，我既然寫了起來，無論好壞，還是寄給你

看看吧！

十二月廿八日。

這信，終究沒有寄給你，以後另寫了一封短信，只說了一些空泛的意思；對於曲佻，略微及到一二句，那信現在可以不必鈔在這裏了，那信給你看了以後，你是不是對孩子說，叫我多寫幾句氣人的話好了。並且說你這天連病也氣出來了，整整地在牀上睡了一天，三餐茶飯都沒有吃得下。但是，*Youly*，這天我也和你一樣呢。這天晚上給你的一封信，可以證明：

今天我已困悶了一天。中飯夜飯，都沒有吃得下；時時刻刻的嘆氣；胸坎上就同有一塊大石板壓迫着一樣。我雖然這樣的難過，但我不肯告訴你，因為告訴了你，怕你也為我不快活；然而又不得不告訴你，因為告訴了你，我可以減少許多痛苦似的。

我怕你今天一天也不舒適，因為我昨天那封信的緣故。*Youly*！你看了我昨天的信，

心裏非常惱恨我吧？我早就對你說了，在愛情中只可以找到苦痛，要在苦痛中才可以找到快樂呢！不過，這種苦痛，已是一種快樂的苦痛了。

再有一天，我們都要添加一歲年紀了。我們對於人生的真義，又是更加切近一些了。明年再見吧！

廿八夜半。

一五

除夕的一晚，那孩子是在你跟前過夜的。我知道我們全夜沒有睡覺。幾個要好的同學，和你的妹妹，在你房裏做竹林的遊戲。結果是我贏的。

元旦日，你打扮得十分美麗，預備我來向你拜年。我在這天忍性的抑制着，偏偏不到你跟前來。元旦晚上，你叫孩子來對我說，叫我初二日，一定要到你跟前來，你要向我拜年。我在初二日又竭力的忍耐着不來看你。直到初三日下午，（大概是實

在忍無可忍了。)我才到你面前來，你們的同學，有的已經特地到我這裏來拜過年；有的在這時向我拜年，我弄得應接不暇，幾乎把頭都碰昏了。

而你啊！非但不向我拜年，並且也不理睬我了。連看到我這身上來，都是無心無意的神氣。其初，我以爲我是得罪你了，我以爲你是生氣了，後來才知道你是竭力避免嫌疑呢。但是你這樣一來，倒反使得人家注意。有幾個同學，一會看着我，一會又看着你，好像在問：“怎麼啦？*Youly*怎樣不理睬*W*先生啦？”又好像問着：“難道*Youly*一個人已經向*W*先生拜過年了嗎？”我爲輕卸大家的注意力起見，便帶了三十五個天真活潑的幼稚生，到田野間去散步一會。當我叫孩子們整隊的時候，你也跟着我幫忙，我見你穿着旗袍，有時兩手插在腰旁袋裏，襯得你的身體，非常窈窕，臉上似乎有些粉蹟，不過搽得很是勻貼，不大容易看出；兩鬢的頭髮，掠得異常好看；兩顆翡翠的耳環，把面龐烘托得像朶新開的玫瑰，帶着新年的笑容，常常抿住嘴向我

含笑。我不知道你是笑我忙得有趣味呢？還是笑我無故找尋事情做？我也沒有方法對你，也還你一個不明不白的微笑。

這天，我有一件暗地下的思想很不好。我見你的腰身，因着旗袍做成一條與人不同的曲線美，我暗暗地在想：“我的手臂若是可以抱在你的腰裏，緊緊地摟着你的身子，那是多麼銷魂呢？”我這思想剛剛從心裏生出芽來，便給我的道德觀念和禮教之神一鞭子打到九霄雲外去了。但是我又想着，如其將來……，我總可以做到這一步的；不過不在大庭廣衆之處罷了。

你說，呆龍的老婆叫你去吃年夜飯，你決定沒有答應，決定沒有前去。這話我怕你是專門騙騙我的。因為你究竟去與不去，我又不能知道，就是你去了，與我有什麼關係呢？何必一定要對我聲明呢？你要到什麼地方去，儘管去好了。並且你愛怎樣的做，就儘管怎樣的做去好了。何必要一定告訴我呢？

好！這些瑣話，說說又要說得多起來了，我決計不說，決計不再多說一個字，再多說一個字，請你嚴重的責罰，責罰我！請你責罰我！

一六

除夕那一天，孩子對我說：開了年，你不上學了。我在元旦的上午就給你一封信：

今年第一句要對你說的話：就是“你一定還要繼續求學。”你說廢止求學是爲了我的緣故。這層意思，我不很明白。還是因爲我來上你們的課，你難爲情到教室裏來呢？還是因爲別的事情不能來呢？

我想，我們逢着這樣好的機會，實在不可把牠錯過去。你又是正在求學的時候，又沒有別的事情可以阻止你。就是母親不肯，那你也應該向她要求才是。爲什麼自願半途輟學呢？噯！是你有意使我着急嗎？你要叫我來求你上學嗎？我倒是隨隨便便的，你愛怎樣儘管怎樣

好了。不過，這總是你自身的事情。究竟怎樣，總要望你再行仔細的斟酌一番才是。

元旦上午。

上午把信寫好，那孩子忽然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。所以沒有找得及送給你。

元旦夜。

一七

我在這裏預備寫信給你，偏偏這些打岔的人們，去了一個又來一個，累得我一句話都來不及寫得完全。我真恨啊！我想你所以不能時常寫信，一定也是因為這個緣故。

我現在把房門門起來，一個人獨自坐在房裏寫着。啊！又有人來敲門了！

初二日早飯後。

今天是正月初二日啦！你還記得今天是一個什麼紀念日嗎？

在多少年前的今天，不是有你的某個人，

到這世界裏來的嗎？那天，聽說是在晚飯前後，他從母親的肚子裏呱呱地跑了出來。害得合家的人們，都有些手忙腳亂。有的人說，這是一件喜事。有的人說，這是一個頭生的兒子。多數的人們都用好話來贊美他，頌揚他。但是他一些什麼都還沒有知道，他所能表情的，只有呱呱地哭。

光陰真快，只覺得眼睛一霎，他居然已經長成這麼大的一個青年了。

我想你不久，也會有這樣的一個人，從你肚裏跑出來。到了那時，你也開心嗎？——有母親做啦！

：今天到了晚飯前後，你該怎樣紀念這件事情呢？可惜他母親，在他出世五年的時候，就捨他而長眠了。唉！不然，她不是你的一個很好的依傍者嗎？

你是什麼時候出世的？你肯給我知道嗎？你的母親，就在你旁邊呀，你該向她道謝，謝

她造出你這樣一個如玉似蘭的美人來，並且可以親親熱熱地靠着她的慈顏。你真是一個有幸福的人！像我，連想像母親的面貌都想不出來。啊！母親！你是怎樣的一個面容呢？你可以在今天現出來給我看嗎？你可以幫助我的 *Youly*，使我們走到幸福的路上去嗎？唉！我真是一個可憐的孩子。連“姆媽”兩個字也叫不慣。*Youly*，我一定要跟着你上學，學習你親親熱熱地叫“姆媽。”

初二日晨。

一八

我叫那孩子向你催信，他跑回來對我說：

“沒有。”

沒有也就罷了。他又接着說了幾句話，叫我真是難受啊！

他說，你從前與曲佻要好了七個月，共總通過五十三封信，（那信現在還藏在你的同學裴梧的箱

子裏呢！)(他有一些小事情 馬上就會告訴你。)他那樣的愛你，你還沒有回他幾封信，好像我現在這樣的催你的回信是太不近情理。

並且又說，你已經這樣的對我，我還要說你沒有良心。所以你生氣得不了。——據說，你已哭了好幾次，——啊喲！我的*Youly*！我那裏怪過你：我那裏說過你“沒有良心”的話呢？我那裏惹得你生氣，使得你哭了下來的呢？你真冤枉我呀！

我想，或者是你紀望着他，一時又不能如願，現在並且又有我來挑撥你，你所以哭了出來嗎？你既與他有七個月長久的要好，並且又通過五十三封信，那你們的愛情一定是根深蒂固了。並且你又時常到呆龍家裏去和他對面說話，那你們中間的熱度，當然總高過沸點以上了。我這樣冷淡的對你，那裏可以在你眼裏？他的爲人又那樣的和好；他的面孔，又那樣的漂亮。總之，他的一切都好，我的一切都不及他，你當然以愛他爲是，並且一個女子應該從一而終，這才算得一個貞婦烈女，

將來可豎立孝貞節烈的牌坊，使得你的美麗，萬古名揚。

唉！我是罪該萬死！請你立刻查辦我吧！

那孩子又說，從前曲佻在這裏，常常買了東西，送到你的母親跟前，你們從小就認為兄妹的！所以曲佻時常到你母親房裏去！曲佻在很小的時候，就被已經死去的子民先生領去做乾兒子。以後因為他不好，所以不要他的。

啊！夠了，够了！盡夠我受了！我也很知道，曲佻是從小被拐子拐出來的，那時大概在此地尚未發達的時候，有些孤苦孩子，都由幾個董事帶在家庭去教養，過了一些時，此地擴充起來了，於是再把他們送到這裏來。曲佻就是被子民先生領去帶養的一個，據說，曲佻小時倒還有趣，所以子民先生想認為義子，及過了幾年，看他竟是一個天生的劣坯，所以又不要他了。但在曲佻心上，還自以為尊呢。這事在他的同輩中間，都很詳細的告訴我，我又知道曲佻是善於寫“某某愛妹，我愛呀……”。

的人，他曾經把寫好的條子，預備寄出去的條子給我們看過。在他的意思，是在我們面前誇示我們。我記得那時是在千水君的房裏。千水君看了他的條子，也和我一樣的眼熱，啊！不是我在你面前說他的壞話啊！那條子的程度，老實說一句，連國民二年級的學生還不如，但是愛情是不講究這些的，越是他的程度够不上，越是他的愛人來得多，我早知道他也是他的愛人之一，但我那時只有羨慕他，半點也不敢忌妒他。據我所知道的，此地有十幾對之多。——啊！不幸！我現在居然也做了一個，居然也做了一個從前咒罵而不屑做的人了！——你那五十三封信，一定有很有趣味的資料在裏面，所以你收藏得寧可惹禍，都不願燒掉牠。

唉！什麼心思，我也不情願說出來了。我總算被你試驗的一個不幸者。……

我站在這樣絕望的環境中，度日如年的過了兩天。

那孩子又來對我說了，他說：“我今天到教室

裏去，*Youly*問我，今天有信嗎？我說沒有，——她向你要信。”

我心上想，還要什麼信呢？有五十三封在那裏還不夠嗎！我對孩子問道：“還有什麼話說嗎？”

“她說，”孩子指着你這一方對我說：“叫你不要買手帕，她每個月送幾塊給你用。現在在那裏做，明天帶來給你，先給你兩塊。叫你在她們同學面前不要拿出來使用，恐被她們看出來。”

“噢！”我在左右思量，不知你這話是真是假。我怕你又在騙我。但經我幾次的推測以後，覺得那孩子前次的說話，有些不着實，我必正式的向你問個明白才是。於是我的精神，在這天又漸漸的和舒過來了。——其實，都還是庸人自擾。

以後，我連寫了幾封信，把這事問了明白，果然是我誤會了。我又寫了幾封勸你一定要繼續求學的信。你說本來不再上學了；因為我的要求，再上半年。連母親的說話都不聽，只聽我的說話。

這時，我們非但恢復了舊時的感情，並且覺得

又深了一層。(這事，在你恐怕還沒有十分覺得；在我似已受了十二分的打擊一般。精神方面，緊張得不得了，因為我很相信你與曲佻的事情是真的呀！)

一九

初五日，你們有幾個同學，要求我同到田野間去走走。本來你也想去的，但不知爲了什麼，你忽不去了。哦！你是一定要到那花園裏去的，因為我們這次只往鎮市上和田野間去，所以你不願意來同道了。我見你的神氣，似乎有些薄怒。但是我的 *Yonly*！在羣衆行動的時候，個人是很難爲力的，況且那花園裏的參觀券又沒有要到，就是要去也是不能夠呀！以後我們出去了，聽說你獨自一個人出去了一趟，——是到你的什麼親戚家裏去的。我猜到你心上一定是很生氣了。

過了幾天，我有幾位女朋友來，先到你們跟前參觀過一番，以後要往附近的幾個學校裏去，於是



叫了你的同學裴籍女士一同陪去。我想：裴女士已有她的愛人，況且又和你十分要好，（你的五十三封信，還藏在她那裏。）雖然同我出去，你大概不會有什麼猜忌吧？但是我們參觀了回來，始終沒有見到你的人影。第二天早上，聽說你已經病在床上。

二〇

初六日，千水君同了他的新夫人文英女士，在我這裏玩了一天。文英是一個天真活潑而善於表情的少女，她今年也不過十九歲。對於陌生人們，很會交際。我見他倆鶼鶼鶼鶼，絮絮聒聒，相和相唱，相親相愛，處處地方都表現他們愛情的滿足。並且對於外人，並不十分顧忌。他倆手挽手的，緊靠着在馬路上並肩的散步。許多鄉裏人看見了，都放出驚奇的眼光來注視他們。當他倆走你面前過去的時候，你是十分的注意他倆。我在旁邊，很能夠觀察出來。

當晚他倆去了，我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你，說及他倆怎樣的要好；並且說，我們再過多少時候，也可這樣的去驕傲他們。我倆比他們還要表現得親熱些！

千水君和文英女士在這裡時，曾同了出去散步一回。我們走進此地所謂仙人洞的馬孝女祠。各人抽了一根竹籤。籤上寫着籤詩的號數，我的是第三十四，上上，——這些迷信事情，我本來和你一樣的不相信，但我很誠心的向牠取個是否，也許可以有些關係的指示我們。那籤條上寫的是：——

文中子上太平策

出入行藏禮儀恭，

言必忠良聽必聰。

心下了然俱洞澈，

光明如日正當空。

解——空中無事，秋水澄清，別無阻礙，

自然有成。

我當時看了，心上很有些感動。我私下禱告，但願

這籤語說得很靈。將來一同到這裏來燒香禮拜。哈哈！這事居然從我心上禱告出來。你也覺得可笑嗎？

以後，我把這籤條附在信裏給你看，你說，“菩薩不靈！”你的意思似乎不肯明認這詩句的說話是準確的，我也知道這原是一件玩意兒。

二一

你連送了我兩塊手帕，我都先後收到了。手帕上的香氣，我記得是在你身旁時常聞見的。這種香氣，真香得我心跳啊！手帕邊上，不是都由你親手一針一針縫成的嗎？我看着牠在出神，我想到你做帕時的姿態；我想到你送帕給我時的心跳。我把手帕按緊在鼻上聞牠，因為聞着牠就同聞着你一樣。

我想你此刻一定很快樂的睡在床上，因為此刻已經夜深。我彷彿看見你的面龐上帶着微笑，頭髮鬆鬆地攤在枕上；我輕輕地在

你嘴唇上偷親了一個蜜吻；我想徐徐地抱你起來，輕輕地喚醒你，低低地和你講話；我又想並枕同衾和你睡着去；我又想伏在你胸坎上撫抹你的乳房。……最後，我總是不忍驚醒你，失去你甜美的微笑；於是我蹣手蹣腳的飛出屋頂，回到我的寫字枱旁邊來。

這信是接到你的手帕以後回你的。以後爲了手帕的事情 我們也通了好幾次信。

二二

有一次，我把有人替我另外做媒的事情告訴你：——

前天所說的話，現在詳細告訴你吧！

去年十月間，新來的C先生，要替我做媒，那人家姓吳，是C先生的同鄉。家裏也只有一個妹妹和母親。父親也是老早去世的。她的妹妹，今年開學時，就要到你們一處來讀書了，她自己今年是十九歲吧。品貌是生得真嬌態

呢！她的身材，比你還要高，還要大，一雙眼睛和一張嘴，看了真要把人迷倒了哩！我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，她給我的印象就很好。但是我心上一想到，她就是我終身的伴侶；她就是要和我生同衾死同穴的，馬上我就不以她為滿足了，因為你的一切事情在我思想界中都戰勝了她。她雖然暫時看來似乎比你美麗，比你大方（善於交際）。但是不知爲了什麼，我總是不絕的想念着你，而不能放出愛的心去迎合她。

Youly! 你曾經說過的，一個人的情義第一要緊。我們雖然沒有經過三媒六證的正式介紹過，但我們覺得的確能夠互相了解。我們可以簡潔的說一句：“我們自己的心，就是我們結合的要素。”我們能夠這樣的心心相印，這就是我們永不可移的情義。

所以，我雖有C先生的慫恿，曾經去會面過兩次，但我總竭力想法回絕他。聽說J先生

也很贊成吳家的事，但 J 先生自己沒有對我說過。

對於這件事情，我是絕對不答應的，請你放心好了。

還有 K 先生也要替我說項。他是他的老伯囑他的。這家姓關。她並沒有兄弟姊妹。她的父母十分疼愛她，真同一顆掌上珍珠一樣。聽說關家恐怕是要招贅的，這事，我更加不能答應了。

我若是怕你知道，我現在不告訴你了。我終歸保守我的心的允諾和專一。無論外界怎麼來誘惑我，我是永久不答應的。

我相信，因緣是天數注定的。（我又談迷信啦）我們倆倘使不能成爲事實呢，那也得委之天數了。不過我們的心總是海枯石爛，永不推移的。

這信給你時，你是有病睡在床上的。知道你左反復的把這信看了幾次，你只是長聲嘆氣，一句

話也不說。後來，你只寫了十四個字給我：

你說有人給你做媒，你就答應好了！

我接到這十四個字，真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。我以為你總該有兩句好話來安慰我了。——哦！我知道了！……

二三

我寫了一封問候你的信：

你害的什麼毛病？請醫生看過嗎？吃藥沒有？頭上發暈嗎？肚子難過嗎？請你靜心的養息養息。

你閉着眼睛，做個假像想想看。我就坐在你床邊上呢。我握着你的手，我替你在肚腹間按摩。“我的*Youly*啊！你現在舒服些嗎？我坐在你旁邊呢，你靜心的睡睡吧！”我已在這裏替你禱告了，我相信你的毛病，馬上就會痊癒的。

哦！還有一件事情，你切不要放在心上。

我是千萬不會答應別人的。現在你害着病，
我不好和你多說閒話，你睡睡吧！再會了。
上午把信交給你，下午你就起床了；並且站在
樓上看着我微笑了。我幾乎疑心你是沒有生病。

二四

我剛才聽見你的妹妹說，十三日你們要
往上海去。是何伯伯來接你們去的。每年都是
這樣。要住了好幾天才能回來呢。

你的妹妹又說，何伯伯是你父親的結義
兄弟，當你父親在時，他們很是要好，我又知
道你父親也是一位濶綽的軍人。可惜他早死
了幾年；不然，我是最崇拜軍人的，他一定可
以滿足我的心意，使我有所發展。

啊！*Youly!* 我沒有預先知道你是一位闊
綽，威風，偉大，並且能文能武而又美麗——
十分美麗的小姐！我不該直接呼叫你的名字；
我更不該在幾封信裏，直接稱你做妹妹。我該

叫你“貴族姑娘，”我該叫你“千金小姐，”小姐！小姐！我是一個渺小而又可憐的小蚊子。居然敢飛到你面前來嗡嗡地吶喊，我真該打！

但是，我的 *You!*……哦，我的小姐！到了現在，愛既愛你不成；去又去你不得。這去不得，愛不成的日子，真叫我怎樣過得去呀？

我現在看你好像一位雲裏的仙子；好像一位月裏的嫦娥；又好像人家房裏的花朵。我只敢不絕的看你；我不敢存一些念頭想你。因為你是那樣的高貴和美麗！

——是三月廿九日嗎？什麼時候呢？

十一日。

二五

呀！就是你一個人沒有往上海去嗎？母親和妹妹在什麼時候去的？你為什麼不去？——噢！你告訴我了；是生病呢！但今天你不是很活潑的愉快着嗎？

昨天，又有人來替我做媒了。他就是新來的V先生。他既然十分誠懇的來和我說項，我自然滿口的答應着“是！是！是！”了。但是女家究竟肯不肯，我還不能知道。

你猜猜看，女家姓什麼？我老實告訴你吧！她和我十分要好；她的性情面貌，完全和你一樣；她叫做Vonly。簡直可說，什麼都是和你一樣，就不過不是你。你猜到嗎？她是什麼人？妹妹！我告訴你吧！她是我的，我的妹妹……妹妹！

十四日。

二六

十五日，我同了你的幾個同學們，又到曠野間去散步了一會，這次裴梧女士也去的，就只有你不肯去，真叫我悶氣啊！我一路都沒有鬆鬆眉頭。時間已經不快樂極了，晚上又接到你的一封信：

你說有人來同母親說，請你不要來說了，

因為我的母親，脾氣不好。

你儘管去和別人一同在路上散步好了。

我的生日，我也不知道；我的手帕也不見了。真對不起！再會吧！

是的！我見你多向別的男子看一眼，我心上也有說不出的難受的。但是，我現在已沒有法子解釋給你明白，我只得把心剖開來給你看看！來！請到解剖室裏來看我的一顆心吧。

二七

二十日是我們開學的日期，也是我們一個最可紀念的日期。開學時，行了一個小小的遊藝會。做月明之夜，小麻雀，算命先生……等劇。當月明之夜中的快樂之神與嫦娥演唱最起勁的時候，就是我們在後台，握手握得最緊滿的時候。她們做幾分鐘，我們握幾分鐘。啊！一件事情錯了！在我們的手掌中間，帶着一塊手帕，我沒有知道接受你的賜予，你以後倒反怪我給我都不要。這是愉快過分至

於昏沈的鐵證了。但是我現在是專門用着你的手
帕呀！

二八

滿被春風的明月呀！

你好像喝飽了愛情的瓊漿，把溫柔的青
光，照徹了人間的歡暢。

我願跟隨你，飛到我 *Yonly* 的樓上。

悄悄地透進她的紗窗；

默默地躺在她的繡床；

滿滿地親吻她的面龐；

把我全部的愛量，點點地洒進她的心房。

飽滿情漿的明月呀！

你是否可以成全我倆？

二九

這是她給我的信。

你和我這樣的要好，我真不能忘記你。但

是，我怕我們的事情不能成功；（我勸你還是娶了玉蘊的姊姊吧！）倘使能夠成功，那也是我們的幸福。

我們在四月前後，就要到奉天去了。要到明年才能回來呢！

我們的信件，可不要這孩子遞送了。你說，每星期寫兩封信給我，我很贊成。但你說親手交給我，我很怕被別人看見，不敢答應你。——因為被別人看見了，不是要鬧出笑話來嗎？

你是一位很有學識的先生。我也不是像她們那樣。……所以我狠當心。

我四歲的時候，我父親就死了。我的母親很愛護我們，所以我們不能不替她爭口氣。

你前次說：要我寫一個字給你，是不是“肯”字？

我希望每星期下兩次雨；那下雨天，不是我們拿信的好機會嗎？——這是我心裏的實

話。再會吧！

這封信，寫成了好幾天，都因不便，不能給你。聽說你在五月間就要娶嫂嫂了，是真的嗎？恭禧！恭禧！

這信在初四日（二月）下午，方才給我收到，以我所知道的，因為聽見那孩子說，“*Youly*有信給你。”已經兩天，這信至少大概已經隔開四五天了。

三〇

我接到信時，又因為有朋友在旁邊，不便馬上就看。並且我所託的新來的*M*先生，他剛剛遭了不幸，忽地把父親死了。在這樣悲慘無限的境地裏，我怎樣好和他商量這些事情呢？若是說出來，我真是一個太不明瞭人情世故的孩子了。我見他整日愁眉不展，我也替他抑鬱不過呢，那裏再好煩亂他的心思；所以我乘便把信看了，只是自己一個人納悶。但情由心生，不覺噫吁之聲，脫口而出。他急向

我問道：“你怎麼啦？”

我只得勉強的笑起來說：“唉！沒有什麼。——人生不過是這麼一件事情，沒有什麼，不必悲哀！”我似乎倒反去勸慰他了。

但是，我在見他似乎向我追尋什麼的神氣，乘他在看報的時候，我便在拍紙簿上，用鉛筆寫了幾個字：

刻接Y.信云：四月間往奉天去，須明年方回。

他看了，很驚訝的望我說道：“真的嗎？”

我也不能確實斷定，不自主的搖搖頭，以後又繼續着點點頭。並且輕輕地吁了一口氣。

他也搖頭嘆道：“唉！生離，死別！”以下一字也說不出了。我很懊悔又引動他的悲恨。我在不盡的內疚，我在暗地的斥罵我自己。“唉！我有什麼呢？我只能嘆到自己的運命的不幸啊！唉！唉！”

乘便時，我便隨筆寫了幾句：——

這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事情。你爲什麼

要到奉天去呢？我聽了你這句說話，心裏真像有把快刀刮着一樣，連握筆的力氣也沒有了。啊！*Youly!*你叫我怎樣的活着呢？

現在有朋友在這裏，不便多寫，明天細談吧。祝你愉快！

初四午後。

我帶着那孩子，一同到你們課堂裏來，剛遇見你一個人向我走來，這時，那孩子已走到前面去了，我正在要向你發問，可恨前面又有個小女孩子看緊我們。於是你開了前門，在春雨中跑了出去。跑了出去，你又從後門跑了進來，方才向樓上去。

呀！這些話，我真不會說，只是來來去去的。

我上課，差不多靠近兩個鐘點。又帶了那孩子出去。走到門口時，你在旁邊，將他叫住，給了他一件東西；他馬上又交給我。可恨後面還有幾個小學生在那叫我，可是大雨中又看不見她們的人影。回到我房裏，又因為有朋友坐着。於是我立在門口，看完你的信：

你說明天再談。我勸你不要常常寫信，不要常常叫他送給我；我們有機會，可以當面談話；我就怕他嘴不謹慎，糊裏糊塗說了出來；又怕他把信遺失了，給旁人拾了去，鬧出笑話來。（那不是要闖禍了嗎？）再會吧！祝你晚安！

並且帶回我昨天給你的一封信：

早上醒來，不肯起床，只聽見樓外屋上的麻雀，吱吱喳喳地叫個不息。太陽的紅光，照進窗來，含着無限的春意。啊！這樣美妙的時候，孤單單地把牠錯誤過去，真有些可惜啊！

我很想手挽手的，和你一同到田野間去走走。

三月初三日。

三一

到了晚間十時左右，朋友們都各自安睡去了。於是我把燦亮的電燈拉到寫字檯的左邊來，握着

一枝自來水筆，想在這簿子上寫些痕迹下來。但是我心猿意馬，不知怎樣是好。只是看着明光光的電燈在發怔。電燈太亮，害得眼睛看別的地方看不見。——我想，這就同愛情到了最高度的時候，旁邊什麼東西都不在眼裏一樣。——非但我的思想，沒有系統；並且我的說話，也沒有次序了。在這簿子上寫了一些東西以後，已經是半夜一點鐘。這時，精神更加恍惚，昏沉沉地好像登在雲裏霧裏一樣。我真要把天幕扯破，把地球摔碎，把世間的一切，都化爲無有。我立起來在房裏踱了兩轉。覺得我的能力，實在是萬分薄弱。無奈啊！便寫了下面的一封信給你：——

親愛的 *Y only*：

你不可以不往奉天去嗎？你去了要過了
一年才能回來，到了那時，可以保定我還在這
裏嗎？

什麼玉蘊的姊姊，石蘊的妹妹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不要拿這些話來氣我，你要去儘管去就

好了！你有奉天可去，我難道沒有奉地可去嗎？你去上天，我去入地；大家去了，也就算了。還有什麼話說！

啊！*Youly*！你快快替你死去的父親爭氣；你快快替你慈愛的母親爭氣。快到奉天去嫁個天上的神仙。好叫神仙來把我們這些可憐的俗人打死了。快快去，快快去！我沒有話說了。

但是，……但是我說不出什麼。我現在所知道的，只有心痛，只有命苦。

噢！你就要去了嗎？好！去吧！他在奉天等着你呢！快到他那裏去吧！

現在已經半夜，但我無論怎樣都睡不着呀！窗外滴滴地雨聲，那及我涓涓地淚聲呢？奉天去此幾千里，從此一別，今生還有相見的機會嗎？啊！天啊！我胸中雖有千言萬語，從什麼地方去說起呢？

我請你在未往奉天去的時候，和我多見

幾次面。我們可以多見一刻是一刻，可以多見一分是一分。

.....

這信寫到此處，只有原信的一半，下半封信，因為急於乘便寄出的緣故，沒有來得及抄錄下來。

這幾天，我們天天相見，相見時總是密密地笑着。這在精神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安慰。

初五日早上。

三二

從前的一封信。——這信因為有稿子存在筆記簿上的。

昨天晚飯前，我同着新來的V先生，從外面散步回來。我們談着，遠處林中，都含着春煙的氣味；村莊的炊煙上，都現着春到人間的色彩。我們走到門口，見那轉角的路上，來了兩個女子。右面一人，中等身材，不着裙子；左面一人，身穿旗袍，體態窈窕，娉婷如玉，姍姍

而來。她懷裏並抱着一個孩子。因為在夜色朦朧中，辨不清楚究竟是什麼人兒。但我老早已經看出：那身材較矮的是呆龍的妻子；那長身如玉芬芳似蘭的，一定是你。我因為要在V先生面前避去嫌疑起見，所以只是談着春風煙柳，並不注意向你們看。但是V先生雖然近視，他却指着你們向我問了：“那是倆個什麼人？”我說：“那不是呆龍的妻子和*Youly*嗎？你的眼睛，這們沒用！”

“呀！”V先生說：“我真看不出。那着旗袍的，抱孩子的是……”

“就是*Youly*呀！”我要緊回答他，他覺得我的話說得太魯莽了。向我看着，我只得顧了左右而言他，並且慢慢地走進門來。

我們先進門，幾次回頭，都沒有看見你們；你們大概已經進門來轉彎向花園中去了。

喂！*Youly*！你着了旗袍，便這樣的窈窕；這樣的美麗；這樣的惹人注意！我怕你走出

去，街上的人，統統都會愛你；我又怕呆龍存心不良，想來誘惑你；我又想到那小孩子的話“你常常到呆龍家裡去和曲佻講話。”啊！老實對你說一句，我怕你已經上了人家的當。因為這環境的歷史，使我發生這許多過分的憂慮。其實這完全是我的自擾。請寬恕我吧！我的器量太小了。

三三

今天十二日，明天十三日，十三日你就要到上海何伯伯家裏去啦。去了要過了月半，十六日才能回來。古人說的：“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。”我們這三四日不見，不是要像隔開十幾年嗎？在這十幾年之內，我用什麼方法來安慰我自己呢？

噢！有了。我把所要對你說的話，統統寫在筆記簿上，以後一同給你看吧。望你一路當心！

那知道你竟生着病，不能同了妹妹跟著母親一齊到上海去。——畱你獨自守了空房。我猜你……噢！你的病一天就好的，不要我猜了。

三四

又是一封信，也是從前的，也是有稿子存在筆記簿上的。

Youly! 我很對不起你。你給我的兩塊手帕，都給我弄骯髒了。因為我不但把牠在鼻上聞；不但把牠襯在眼旁哭；不但把牠按在嘴邊笑；我並且把牠放在齒牙中嚼，咬穿了許多的洞，淋濕了許多的唾液，鼻涕，眼淚。*Youly*，你要罵我太不當心物品嗎？

但是，你不能知道，我嚼着你的手帕，比隨便什麼事情都快樂。也許這滋味，是你所沒有領略得到的。

我把你的手帕，枕在嘴旁，牠的香氣，徐徐地送我入夢。就同你親自在我枕邊唱着眠

歌一樣。

我醒來時，看見牠的一絲一縷，就同看見你的一顰一笑一樣。

有時，牠在夢中也會變成你，就是你說的：“那夢中的恩愛，自不必說了。”

~~~~~

我們這樣嚴密的防範着，真不是事情，我見你出去一趟，我心裏簡直擔憂得不得了。好像怕你馬上就會被別人搶去的一般。我也知道，你見我向着別的同學，多看一眼，你也是要妒恨的。但是我又沒法叫我的眼睛不張開來。牠張開來時，固然第一個只喜歡看着你；但牠無心中，也會轉到人家身上去。於是你的眼睛，也跟着我的眼睛在那打轉。等我覺到你是在監督我的眼睛時，你臉上已罩上一些微愠了。雖然只是愠怒呵，但最能挑蕩我的心波。

愛愈切，妒愈深，防範也愈嚴。

我們便要化爲鵬程萬里鳥，張翅飛到日月邊。避去一切的聖佛神仙，享我們的快樂天年。

### 三五

這是一個夢境，已記不起是那一天做的了。夢中是這樣：

我奏琴，你唱歌，就在那練習跳舞的音樂室裏，四面窗門關住，聲音一些傳不到外面去；外面也一些傳不到裏面來，歌聲琴聲，我都模糊了。只覺得一切事情，（甚至於連我自己）完全都消失了。我們的面龐，很緊湊的靠着貼着偎倚着，在嘴頰上還覺得一些溫度。就只有這一些溫度，是當時可以領略的。其餘，什麼是你，什麼是我，什麼是地方，什麼是……，都完全沒有了。

啊！小小的女孩子唱着“我愛你，我愛你。大家相愛。……”走來，我們的夢也醒了。

### 三六

愛情真是一個無底的海。我其初不過想在海邊洗洗脚，等我覺到牠是溫是寒，我就想縮脚抽身回去的。不料一滑了脚，便跌到海底裏，掙扎不起來。我愈想掙扎，愈想解脫；牠卻愈加把我沉沒得深淵，愈加把我浸淫得透徹。

愛情真像一個水裏的討替鬼，誰人被牠騙了去，誰人便要被牠所害。

並且情海的水味，只有苦澀；除非把一口水吐出來，否則你是一些甜潤的滋味也領略不到的。

噢！飲鴆自甘，也各有所樂。是的，不能一概而論，是我說錯了。

初五夜。

### 三七

倘使我把你說得好像沉魚，落雁，蔽月，羞花一般的美麗，那必定有人說我是“情人眼裏出西



施”了。但是，我在沒有和你發生關係的時候，就覺得你的確是一位美麗的姑娘。現在平心而論，你真是一位嫵媚嬌艷而多情的小姐。我想，不但是男子，就是女子看見你，她一定也會愛你的。因為在你的鮮妍的身子裏，還藏着敏慧的靈魂。

你在春天，好像一朵玉蘭，既有白雪的純潔，還有甜蜜的香澤。並且也和她一般的偉大。怎麼不令人可愛呢？

你在夏天，好像一枝出水的荷花。既有幽靜的清香，還有多竅的心房。並且也和她一般的偉大。怎麼不令人可愛呢？

你在秋天，好像一株新放的芙蓉。既有鮮艷的姿色，還有傲霜的氣骨，並且也和她一般的偉大。怎麼不……

你在冬天，好像一顆谷中的山茶。既有嚴整的丰裁，還有耐寒的性質。並且也和她一般的偉大。怎麼不令人可愛呢？

並不是我喜歡誇獎你啊。你實在是值得誇獎



的。並且我用這些譬喻來，想說明你的美麗，實在還不相當，我承認你的美麗，不是呆板的文字可以形容得出的。尤其不是我這樣不善屬文的人所能形容得出的。你的美麗，就是天生給你的這般美麗。像天仙嗎？像嫦娥嗎？天仙與嫦娥，都未曾有人親自見過，但人人都能想像她們的美麗。你呢，也和她們一樣。——就是各人理想中所幻成的一位美麗的姑娘。

*Yonly!* 你既然生得這樣好看。我想，我自己不知怎樣？我應該可以搭配上才是。你實在十分的像我，我們立在一處，給陌生人去看，他或者會說我們是兄妹的。不過，我只是像你罷了。要講到美惡兩個字，我恐怕剛巧與你相反。我知道，我的惡形，簡直醜得就像個井底的蝦蟆。立在你旁邊，更加醜惡得不成其爲人了，這是一定的！

## 三八

今天早上醒來，我便想擺脫一切的煩惱。早餐後，我把一本筆記簿子——記載關於我倆的事情的——一頁一頁的拆了下來，再用火將牠們一頁一頁的燒去。熊熊地火光，直透入我的心肺。啊！*Youly!* 這種滋味，恐怕也不是你所享到的吧？

昨天，我在你們跟前忙碌了一天。你總歸立在樓上不肯下來。其實你只要下樓一次，略微安慰我一些，我就十分感激你了。而你連這一點都不肯。

我在猜測你的心理：你在四月前後就好往奉天去了。你怕現在仍舊和從前一般的要好，將來到分別的時候要十分難過。所以現在慢慢兒一點一點的疎淡起來。漸漸兒到了四月前後，剛剛可以把忘掉。那你去了以後，一些煩惱都可沒有。*Youly!* 我很體諒你用這樣的苦心，你非但對於你自己可以免掉臨別時的難過；並且也替我想了一個生離不覺苦的方法。我很感謝你，但是，我的*You-*

ly!理想恐怕總歸是理想;事實或者還要更甚一層也未可知呢!

我一想到,我們分別以後,今生不知還有相見的機會沒有,我的心房裏就立刻炸裂了。倘使有個先知者,可以替我們決定,將來是永久沒有相見的機會了。那我情願在你出行那一天,犧牲我的一切,消除我永久的苦悶。犧牲是一時候的痛苦,受一時的痛苦,而免去久遠的痛苦,當然是值得的。

還有積存在我這裏的許多信件;我當在今天半夜裏,一同送入火窟裏去。牠們雖然是毀滅了,但牠們的心是燃得沸點以上了。我們只要將我們的心打成一片,那就是朝成而夕毀,也無不可。形體的結合,至多不過幾十年;只有精神的結合,可以處萬古而不磨滅,經千世而不消沉。Youly!我明知這些都是暫時的安慰話語。但我若不作如是觀,則我立刻就不能再握着這支筆管寫下去。啊!可以怎樣呢?

唉!可以怎樣呢?

初七日晨。

## 三九

現在已經是半夜了。樓外不起風，也不落雨。半個灰色的月亮，早已沉到西山後背去了。只有悄悄無聲的靜默，罩滿了大地。間或有遠處村莊裏的狗吠聲，但也是零落不繼的哭着。這樣慘淡的景地裏，還有誰人肯存心留戀着不願去睡覺呢？

我在幻想；人間多少鶼鶼鶼鶼的情人，都在那裸體的擁抱着，度他們甜蜜的春宵。獨有我們啊！很大方的拋棄這千金一刻的春宵，也同樣的隨着大家，一分一分的向死之道路前進。錯過一天，便犧牲了一天的幸福。這永不再來的青春，竟在不知不覺中，統統給他消磨過去，而我們竟是半句怨話也不敢訴說；很帖伏的忍受着。

不過，處在這種環境裏，若不耐的受着，又有什麼法想呢？無父母之命，無媒妁之言，要想私定終身，要想不拋棄青春，那還可以在這本氣裏呼吸嗎？

我們既不肯在舊禮教下面做個被征服者；又不敢在新道德上面去做個實行的人。徒然有這樣的思想，而沒有這樣的膽量，還談什麼自由戀愛，戀愛自由呢？恐怕自多數人都要說我們的行爲是不正當 都要說我們是偷情 我們便成爲公衆唾罵的中心點。我雖然斗膽的豪稱多情，但我也不能沒有一些震驚。

我從箱子的着底一層，將我們的幾十封情書取了出來，一封一封的略微看了一看。仍舊按照次序疊在桌上，鬆散開來，竟堆滿了一桌面。——這真是使我們自己也要驚駭的事情。——我看看牠們，都好像是被執行的死囚一樣，很有些替牠們可憐。——因爲我馬上就要燒去牠們。——但我又想着：這都是我們的心血，這都是我們精神的結晶。我又想保留牠們，不將牠們化成灰燼，我自己對自己斟酌了好久，結果仍是將這些信件，一張一張的按到火盆裏去。唉！*Youly*！燒去一張，便是一張痛在心頭；燒去一疊 便是一疊痛到心底。等到把信

燒完，我的神志，也差不多昏迷到極頂了。綜計前後，連燒帶看，大概不止一個鐘頭吧？共有多少頁，共計幾封信。一則數不清楚；二則我也沒有勇氣去數清牠們了。

燒完了這些積信，我就想寫一信來告訴你，但是我何必又來再使你心痛呢？燒了就罷了。有什麼意思？所以我只是在這裏胡亂的記下幾句再說。

#### 四〇

今天你的妹妹發脾氣，因為同學中有人說她唱歌時的……（沒法可以說明這個意思，）哦！可以說一句，人家因為忌妒她，所以無中生有的和她角嘴。她是器量很大的人。所以也不回答她們，只是跑去不來了。我親自到你跟前來，叫你勸勸她，你說：“她的脾氣就是這樣，我沒有方法勸她。”並且你只是看着我發笑，似乎要把難事情，完全交給我一個人領受一樣。我有什麼法子呢？總算她很聽我的說話，什麼都順從我了。

我對你的妹妹說：“你去和她們計較什麼呢？她們都是些什麼東西呀！要我們去調度她們哩，好和她們去生氣嗎？譬如幾隻猴子，牠亂叫了幾聲，你也去對牠們生氣嗎？我把你看得同自家人一樣的。你想想看，我是怎樣的對你？怎樣的對付她們？快快不必把她們的話算做話！”

“媽媽還沒有罵過我；我受她們的……”她說着，慢慢地用手帕去揩眼淚了。

夜七夜半。

#### 四一

我情願變做一條褥子，給你墊在身下。

我情願變做一個被窩，給你蓋在身上。

我情願變做一張繡床，給你睡在肚裏。

我情願變做一個枕頭，給你枕在腰間。

我聽見孩子說，你又生病了。你是什麼病呢？怎麼每月到這幾天就生病呢？可是……啊！你肯告訴我嗎？

我不敢相思，因為相思要害病；但是我又不得不相思，因為不相思，更加要害病。

初八夜抄。

#### 四二

其實只有一天沒有看見你，我已經好像是幾天不見你下樓來了。你說，在一個禮拜裏面，希望下雨兩天，那我們就有接見的機會了。昨天前天，接連下了兩天的春雨，你為什麼都不下……哦！昨天你是下來的，並且——這話就長了——並且你伺候了我好久好久。

昨天下午，我在上課的時候，你的妹妹立在我旁邊，我幾乎要問她：“姊姊生病嗎？倘使不生病，那末為什麼不下樓來呢？”我並沒有問她，她似乎已經明白了。意思想叫我早些下課，好像有什麼別的事情一樣。我下課便向外跑。那知走到門口，你已在那等候着了。可惜你站在樓上，我的信不能親



手交給你。以後又因為有事情到姜先生房裏去，你已老早在門裏立着，跟我一同到她房裏，她不是有些奇怪的眼光看了你兩次嗎？好在你同了你的妹妹，你的妹妹也好像有意跟着我們，可以消除她一些疑惑，她並沒有怎樣猜疑我們。

我把課程表交給姜先生，立即走下樓來，再往孫先生跟前去。其實，我送這東西給她們，完全是借個因頭，可以來與你接洽的。不料你的妹妹，始終跟着我，叫我沒有空隙可以把信交給你。我看你好像顧忌她，她並且也很明瞭我們的意思一樣。我總不敢給她看出破綻來。所以周旋了許多時候，那信還是叫孩子來送給你的。

初十夜。

### 四三

來信已經收到，請你放心。你說，託J先生來同母親說，這樣，我以為很不適宜。因為我的母親很是恨他。恐怕就是可以成功，也要給

他弄得不能成功了。

你和史嘉良要好嗎？最好是他。我母親很信服他。我望你快快請他說吧！不要不聲不響的等着了。再等下去，就不是事體了。

昨天，我到下面去燒你給我的信。我真心痛啊！幸虧沒有別人看見。倘使有一個人知道了，那不是要弄出事情來了嗎？所以我勸你早些來說。等我們成功了，那就什麼都不怕了。我們可以放心大膽的等着了！

我想，我母親一定肯答應的。她常常說你怎樣怎樣的好，不像那些不懂道理的人。她說你很懂情理并且很有禮貌，她很看得起你哩！

我真天天望人來說。……

字寫得不好，請你不要見笑。再會吧！

我親愛的哥哥啊！我死也要死到你面前來。

今天（二月十一日）午前接到這封信，我就

躊躇着怎樣去與史嘉良開口，我與他只是點頭之交，平時並沒有多深的來往；他雖然看見我總是很客氣的招呼着，但這種說話，怎樣就好去委託他呢？並且我怎樣藉口呢？這真叫我爲難啊！倘使他可以接收我的懇求，那還值得含羞似的去和他開口；倘使他給我一個“不敢効勞，”那我要難爲情到怎樣的地步爲止呢？並且一經這番手續，則我們中間的隔膜，不是更加深一層了嗎，如其他不肯答應的話？

唉！舊式婚姻給我們的痛苦，真正厲害啊！

不要着急，我總該想出方法來向他懇求去。

十一日下午四時。

#### 四四

倘使我是 一隻蜻蜓，我便要飛上你的玉搔頭頂。

倘使我是 一隻流螢，我便要撲上你的輕羅扇柄。

倘使我是一隻蝴蝶，我便要吃盡你的心扉  
血。

倘使我是一隻螞蟻，我便要鑽到你的心房  
底。

二月艷陽照滿樓，春雲天角帶風流，斑鳩啼出  
輕煙，黃鸝織進楊柳。這般有趣的時候，奈何任意  
由牠錯過？

來！我們攜手蹣過小橋，穿入幽篁徑裏，數點  
新筍已出幾顆？再看陌上牛羊，大小共有幾頭？尋  
莽原芳草，野花已發幾朵？打動池塘水綫，猜魚秧  
驚走幾個。……直到那夕陽西沉，漁人收網時候，  
緩步歸來，呼喚雞雛。燈前笑語，把岑寂打破。携手  
入幃，——啊！只不要使荒唐誤我。便是終身如此，  
也無所不可！

只 *only*，我們遵守“一夫不耕，則受之飢；一女  
不織，則受之寒，”的意義，我們就比膏腴的鄉村，  
種幾畝稻，栽幾畝桑。自耕而食，自織而衣。行有餘  
力，則以學問。一般的與世人分工合作。倒也沒有

什麼不快樂呢！你的意思以為怎樣？

可不要笑我“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。”人世間原不過是這麼一會巴戲。做人做得自己快樂，做得對得起良心，就沒有什麼不是了。名利角逐場中，會有純正的人生觀發現嗎？

十三日午。

#### 四五

*Youly*:—

已經同史嘉良說過了，現在把詳情告訴你。

下午五點鐘後，我約他到鎮上正興館去吃晚飯。其初，他不肯去，他說有什麼事情，儘管和他商量好了。以後，經我再三的邀請，方才答應我。

到了館店樓上，揀了一張清潔的桌子，對面坐下。叫了幾樣菜，我們就隨意的閒談起頭，我們談了些別的話，以後才慢慢地談到

正文。

我說——我只得老着臉面說：“今天要和史先生商量的，就是關於我的婚姻的事情。”

他要緊回道：“你有什麼事情，儘管請你和我說明好了。”他又說：“大家都是老朋友，可以辦得到的地方，我總盡力幫忙，……”

於是我好不容易慢慢地說到你身上來。

我只說了你一個名字，他馬上就說：“這事恐怕難辦到。”……他說你的父親和省長，師長，旅長，……等等都是拜兄弟。你父親去世之後，你家母女三人一同住在這裏，都是何伯伯的意思。從前，連你母親要到什麼親眷家裏去，都要得到何伯伯的答應，才能行動。至於你們兩位女兒的事情，那更加要他作主了。所以每年總要領你們到何伯伯家裏去住幾天。去年，何伯伯替你介紹一個人家，那家很有錢，那男孩子是在學校裏讀書的，你母親叫他（史嘉良）去打聽，可巧你生起毛病來了。

所以沒有去。以後你母親也沒有談起這件事情。——這事，不知你知道不知道？

他接着又說：“因緣是前生註定的，該應成功呢，一說就可答應了；不能成功呢，就是想盡方法也是沒有用處的。現在，且等我去說說看，如甚答應，是最好了；如其……”

我聽了只是沒有說話可以回答他，只是不住的說着：“這事真正對不起，只得拜託先生辦事精明，才幹老練的人，大概總可以……”

我們從五點鐘談起，一直談到七點鐘，足足談了兩個鐘點，酒與菜吃得大飽。（剛正用去兩塊錢。）

他最後說：“等我去說起來看，三天之後，給你回音。”

我說：“不慌！乘史先生得便的時候再提起這事好了。”——我實在不會說話。

他也知道你的母親，現在在上海，要等你母親回來，才可以來開口。

我一回到房裏，就想寫信告訴你。但有幾位朋友在房裏，不便動筆。只得和他們敷衍着談談笑笑。直到現在十一點鐘敲過了，方才能够來寫信給你。

喂！Fouly 我怕我們的事情是不會成功了。你那父輩之尊的何伯伯，一定要把你許配一個有家產有勢力有官太太可做的人家，方才可以對得起你死去的父親，像我們這些窮百姓是不會放在眼裏的。我猜想，你母親自己，恐怕就不會答應。因為你母親也要聽人家的命令。我呢，既沒有錢，又沒有勢，並且只做了一個學校的教員。怎麼可以高扳於你呢？

照理，像我們這樣的人，就不應該談到婚姻問題。倘使一定要娶妻子，那至多也只得娶個鄉下人家的小丫頭。像你們這樣的人家，連想也不該想一想。但是，愛情之神，是一個盲者。我既愛了你，我已沒有法想。我是無論怎



樣不肯再去戀愛第二個人了。我覺得我的確是知道你的性情品格和一切的人，所以我其先不揣譴陋，一心一意來和你要好。對於去年的兩件事情，竭力的回絕了他們。現在，你倘使不能和我到一處來呢，那是我的命苦福薄，我也沒有什麼別的法想。……

倘使你母親和何伯伯都真的不肯答應的話，那我馬上預備到杭州山裏去做和尚；再不是立刻到吳淞去投海。一個人總歸要死的，既然都不能免去一死，那不如死得痛快些。

我在這幾天，心思一些也不安定。什麼事情，都沒有心思去做，左眼眼皮，已跳下三天來了。

唷！已經寫下不少來了。明天再談吧！

史先生在什麼時候來同母親說話的，請你以後告訴我。拜託拜託！

我只是託他做媒，別的說話，一句都沒有講起。

已經半夜，我該睡了。祝你晚安！

三月十九夜

~~~~~

我想睡覺。但是無論怎樣，我都睡不着。外面狗叫的聲音，真叫得我嚇怕。我在想着：倘使三天之後，沒有好的回音給我，那我便怎樣弄法呢？

冷冰冰地房間裏，只聽見鐘表的聲響，淅淅瑟瑟，好像落雨，明光光的電燈，耀得人頭昏眼花。我想，你在此刻一定是睡着了。你那裏知道我在這裏難過呢？我的心思，一定要和你當面說說，才可以說得明白。現在用這信紙來寫，無論寫多少是寫不清楚的。

唉！我只能一個人獨自睡在床上悲哀啊！親愛的妹妹啊，你可以在今天晚上，再由夢中來安慰我一次嗎？

~~~~~

你要我的最貴重的一件東西嗎？我沒有。

只有我的心是最貴重的，明天剝出來送給你吧！

十九夜午睡起又寫：

這信上午給你看了，下午就帶回來的。因為我信後曾經註明，“閱後還我。”

#### 四六

Yonly：——

母親到上海去有什麼事情，你知道嗎？恐怕她就是與你做媒去的吧？我現在，心裏真不安定，一會想到這樣，一會想到那樣，胸坎裏悶得來連氣也透不轉。你現在，心上覺得怎樣？

我生怕史嘉良只是敷衍我，他不來同母親談起我們的事情；我又怕他，來和母親勉強的說兩句，便來回答我“不能成功。”如其他來講的時候，你肯躲在後房，聽他講些什麼話

嗎？

如其母親叫你去，問你自己有什麼意思，你將怎樣對她講呢？

我想：這是我們自己的終身大事。從現在起，到老死為止，我們都要在一處過日子的。世上還有再比夫妻在一處的日子來得長遠的人嗎？所以我們自己，應該十分的謹慎鄭重。

我望你敢大膽的在母親面前去說：“這是我女兒的終身大事，請母親要格外慎重行事，倘使一生嫁不着一個稱心合意的丈夫，那一世的人生，就等於做了囚犯，處處都要受着痛苦。你母親是很愛我女兒的，有好的機會，總不會放牠錯過去。我以為夫妻間的性情是第一要緊。倘使我不知道那男子的性情，我女兒情願到老不嫁，決不願去過那奴隸一般的生活。有了好機會，您一定也不放牠錯過去的。……母親呀！您是既愛我女兒，並且又是深明大義的人呀！對於女兒的說話，總不會說女兒

不是吧？……”

你敢這樣大膽的在母親面前去說嗎？

結婚的真義，要男女兩方面都同意了，才能真實。如其有一方面不肯答應，都不能強迫結婚的。在現在這時候，倘使父母要強制執行贈送式的婚姻，那兒女竟可起來反對。並且在法律上，是保護這種行爲的。你想，一對不是同心合意的男女到一處去，那終身還會有幸福享到嗎？所以國家的法律，定了結婚的條例，一定要當事人自己承認，方能有效。現在有許多男男女女，都還不知道這件事情。往往由父母作主，好像餽送禮物一樣的將女兒送到怨恨絕望的路上去，弄得終身痛苦。這種人實在不知多少呢！

我很希望能夠面談，今天下午無事，你可以出來嗎？因為今天是禮拜日。——現在吃午飯了，再會吧，祝你午安！

~~~~~

這信送來給你時，有人說你出去了。我馬上就出去找你，尋了幾處地方，都沒有看見你。大概是受了人家的欺騙了。——你是沒有出去嗎？

五點鐘前，我從樓外路上經過，看見一個人抱了孩子，由第四間樓上到第三間裏去，那人好像是你，不知究竟是你不是？

我的眼皮，跳得很厲害，已經四天了，恐怕要有禍患到身上來吧？

每天晚上，我在窗口吹笛，你聽見嗎？我並不是有意吹給你聽。一來因為心裏悶得難過；二來也是乘時練習練習。

這信不知何時可以給你送到？——現在又吃晚飯了。

四七

(今天是陰曆二月十七日。)

天空的月亮，真來得明亮。我吹過笛子，倚在窗口看牠。一時間，我心裏有許多的說話要和你說。但是，我們中間雖然只隔開一個花園，而我在這裏叫起來，你在那裏總是聽不見的。所以我只看了你的屋頂在出神。你的窗口，我是看不見的。因為我窗前還有個小小的平房屋頂遮着。我不絕的哼着杜甫的兩句詩：

“何時倚虛幌，

雙照淚痕乾？”

倘使我們，相偎相抱的看這杏花一般的月亮，那是多麼有趣味呢？

廿日夜。

四八

廿一日下午一時許，我正在女子部的教室裏

上課。忽地洋哉先生跑來看我。他的神色，略有些驚慌。他叫我到教室的角子裏，低聲的說道：“剛才幽巷從天通巷回來，說開北寶山路，搶得一榻湖塗了。這真是怎樣弄法呢？”我和他略微說了幾句，便又對學生們講了一會。於是就出來，商量此地怎樣佈置的方法。

倘使敗兵真的駕臨此地來呢，那搶劫的一件事情，我們倒可以不必擔憂；所怕的，就是奸淫。但是這兩件事情，同時都使我們一樣的恐怖。因為由外面看來的房屋，太於高大而且神氣了。我們只得將一般可憐的學生，穿得更加破碎的，都到大門口去白相，叫人可以明白我們一部分的內容；這對於第一件事情，或者可以幸免；只有第二件事情，最使我們擔憂。

其初，我對於這件消息，還有些不相信，繼而聽到拍拍地槍聲和隆隆地炮聲；又有從上海回來的人的說話：“黨軍已到了上海，四川路上都掛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。工人游行，警察繳械……”

天通巷這面已斷絕交通。”我知道這事已不是虛傳了。

我們所怕的，只是“孫軍敗兵光臨。”在女子部尤其畏懼這幾個大字。她們要走，暫時又無處可走，因為事情來得這樣的急迫。只有消極的抵禦方法：把幾個恐怕搶劫的大姐姐，暫時悶一悶，躲在房間裏，不要有什麼響動；又把幾個嚇人的幼稚生，散坐在陽台上晒太陽。這樣，好像那孔明利用老弱殘軍打掃西城嚇退司馬一樣的危險。於實際上真能有什麼用處嗎？其實只是安慰安慰她們的人心罷了。然而除此消極的辦法而外，又有什麼法想呢？我只希望，只希望所聽到的消息不確實，我們這樣愚蠢的防範不過一時的遊戲罷了，事後回想起來，一定可以使得多數的人們發笑的。最好是孫軍一個都不存了。

這裏要說到我們自己的事情了。當我要來佈置女子們安謐的時候，剛巧看見你和妹妹，跟着一個四十來歲的男子出來。後面，母親也出來了。她

叫住你，給你不知什麼東西，並叫你各事都要當心……等等。你閃過眼來向我刮了一下。我猜想你們姊妹二人，一定是到何伯伯公館裏去避難了。但是我不明白，你的母親，爲什麼不一道同去？我直看你走到花園的角子上轉彎，我才走開去。你是爲母親在後面吧，頭也不掉，一直去了。

我在四處八方的佈置，忙碌了一會，忽見你又回來了。你對母親說：“前面走不通，所以回來了。”以後你又說：“姆媽！我勿要到上海去；此地蠻好，我勿怕呀！”你說話的時候，是靠了一靠牆頭吧，背上有些白粉了。你的母親拍着你背上的灰，叫你還是離開此地爲好。我也和你們說了幾句話，（但是我已不記得是說的什麼了，）我仍舊繼續做我的事情。走來走去，不時的遇見你。

這時的槍聲，相距很近；撒拍恰隆地的聲音，也益過益密了。大家在眉眼間，都流露一種莫大的憂慮。似乎那無情的槍彈，將要橫飛到自己身上來一般的可怕。

佈置既妥，我只得很鎮定的踱步踱到外面去聽確實消息，啊！流言！不可聽！聽了只叫人意亂心慌。我打定主張，無論什麼消息到來，我都以“恐怕不確實吧？”的態度去對付。但是以下的幾句話，使我的印象刻得很深。

“許多工人，拿着青天白日旗，在路上叫着——打倒……——當頭的人，手上端着預備向人開放的手槍。警察看見了，連忙脫掉衣裳，丟掉槍械，逃啊！”

“我在四川路上看見的有四面旗：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；一面就是青天白日；一面是寫個許字，不知是許什麼？一面是寫個陳字，也不知是陳什麼？在街上走……”

“租界頭上，外國兵很多。”

“好了！國民軍到了！”

約莫在三點鐘後，由吳淞開來一列兵車，車上灰色衣的兵士，車旁的槍桿，都作預備放的姿勢。這時，我們的大門，已經上鎖了。由門縫裏張出去，

看見是這樣。這車開過去沒有兩里路的時候 就聽到猛烈的砲聲和排槍聲。我們以為，就在前面交戰了，所以更加着慌。並且從此刻起，槍砲之聲。簡直不斷了。

於是我們又怕到流彈的危險。叫住在樓上的人，統統都搬到樓下來睡。這樣一個命令出去，又是丁丁冬冬地忙了一會。

鄰近的人們，大概也是怕那槍聲太於逼近的緣故，有許多都避到這裏來了。再一會兒，肩行李，搭箱子，攜老攜幼，接二連三的來了，不到一個鐘點，居然滿着一種逃難時的空氣。這中間，確是別有趣味。我覺得倒是複雜人生裏應有的點綴。可惜我這時沒有心思將牠描寫出來，因為我在這寫字時，外面的槍聲，也和我落筆一樣的快，我是不費斟酌的，所以句子寫得很不像樣。一方面強自鎮定，但總是擾亂心緒的。

裏裏外外的跑了半天，我也不知忙的什麼。但覺得大家也是領略一種特別趣味一般，並沒有驚

慌的色彩，雖然外面槍聲不住的響着。

一點鐘似乎有二百四十分一般的長，今天的日子，真是特別熬久。

到了七點半鐘，就叫女子部把大門關起來，如其有什麼事情臨時發生，我們自會通知。同時，男孩部也睡覺了。

幾位同事，也都搬到樓下教務處裏來就地攤鋪。談談說說，完全是平常逃難時的神氣。

大概到九點多……哦！將近十一點多鐘了，電燈忽然熄滅。這熄滅的形式，很可以看出並不是自己關總電門的熄法，一望而知是被半路斷了電線的熄法。大家猜想：“或者是大炮把電桿打斷了吧？”我們點起蠟燭來，繼續談話，似乎想把外面的槍聲掩飾過去一般。但是，我覺得大家所談的說話，都有些使人格外恐慌。因為想像敗兵潰退時的蠻橫，叫人聽了，生怕馬上就有衝進大門來的害怕。但是這也是避難時常見常聞的事情，我以為當說到第一步危險的情狀時，不能沒有辦法的馬上

就停止下來，接談其他的危險，應該把第二步抵禦和防備的方法，同時說得完全，方才不會擾亂大眾的人心。然而，多數人都想不到這一層，只是有意說兩句可怕的話，嚇嚇人家罷了。我並不是受不起嚇，也不是不肯想第二步的方法。我只覺得都無謂得很。所以我只想其他事情。

四九

廿二日絕早就醒來，砲聲仍是隆隆地不斷。半晚裏不時的醒來時，也是聽見槍聲。知道這戰爭已經打了一夜。

上午所傳來的消息，我覺得都不確實，因為上海方面的交通，還是斷絕的。所以我在上午，只是坐在樓上房裏做小說，並且寫了一封信給你，這信在早飯後就寫好的，我想安慰你幾句，叫你不要害怕的，你說：“不怕。”信後我說，倘使有機會，還是離開此地為是。

下午——剛剛飯後，寸方先生由上海乘汽車，

繞道楊樹浦到了此地。同時，此地的區黨部又接到上海特別市黨部的來信，說下午三點多鐘，國民軍可以到此地。於是此地便扯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。沒有一會，許多學生，和一部分工人，搖着許多小旗，當頭四面大旗，從跑馬廳方面呼喚叫喊而來。此地車站旁邊，也早有人在那嚮應，并且大放爆竹歡迎他們。一時候，氣象覺得大變了。我們只在靜候三點鐘的國民軍到來。心上總以為可以平靜了。但是上海方面的槍聲，仍是絡繹不絕。

再停一會，又是一部汽車將J先生送來了。他還是前天上去的。他來時便說：“恐怕還要防備魯軍向此地退回來。……”嚇得此地的氣象，又是一變，但還不十分緊張。又一會，此地的K先生與C先生，都帶了他們親友的孩子，僱了黃包車出了重價向楊樹浦繞道向上海去。於是人心大慌，都以為將有大難降臨了。

孩子來叫我到門口等你，說你要到上海去了，是史嘉良們僱的汽車，兩點鐘動身。但是等我來尋

你時，你的車子已經開了出去。一時間，我似乎失了心靈一樣，忽然昏悶起來，走路都缺少氣力，生了無數的恐怖思想。然而我的外表上，仍是十分鎮靜，安定。

再過一些時，你的母親和柳村的母親……等等，都向J先生要求要想法搬到上海去。J先生只是弄得沒法。

晚間到半晚都沒有睡。十一時到女子部巡查了一週，剛見上海放地雷，大家都驚恐得不了，本來我們是來預備敗兵光臨的。現在聽到這樣的大聲音，又有四處村莊裏的狗吠，真慌得很！誰知一夜慌到天亮，都是杞人憂天，空擔心思。

廿三日晨間談話，說起昨夜後半夜沒有槍聲的事，有些人就要到上海方面去探看探看。探看回來的消息，上海果然平安了，

報紙到，更加證實。

飯前，有國民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的兵，陸續從門前經過，向吳淞走去。於是人心大安，互相高

聲慶賀。

然而你在上海，不知要到何時才能回來？

五〇

在三月三十日下午，那孩子跳來笑嘻嘻地對我說：“Youly回來了。”我有些不相信，問道：“真的嗎？”他說：“真的，不騙你，剛剛回來。”我就走進來看你，果然在欄干上看見你了。於是我回出來寫信給你，但朋友來得多，沒有時機可寫。以後寫好了，那孩子又不便遞送了。所以到三十一日才得寫以下的一封信：

知道你昨天就回來了。當時寫了一封信，但沒有可以寄給你。

今天忙了一天，直到現在才可以寫兩句話來告訴你。

這信是在父親住的地方寫的。他住在鄉村裏，地點很好，很有自然界的趣味。今晚我也預備住在這裏了。——現在，父親往街上去

買東西，所以我可以安心的一個人寫信。

明天此地開市民大會，你預備去嗎？我因為生病，要到上海去求醫，此地決不去了。——我望你也不要去。

我的房間，已經搬到花園裏的花廳裏的廂房裏來了，和你更加接近了，你在晚飯前後，倘使有空閒的功夫，每天都可到花園裏來走走，那我們定可常常見面的。

不過，我房裏同時住了兩個人。——就是新來的C先生，和他的姪兒。——只要他們不在這裏的時候，你還可以到我房裏來坐坐呢。

史嘉良恐怕還沒有來同母親說過吧？因為他還沒有回音來給我。——我又不能去催他。

寫這信時，已經靠晚了。不知何時可以給你收到？

你說，要到奉天去。到奉天去是什麼事情呢？可以告訴我嗎？

前幾天，你不在這裏時，我真是天天的難過，無論怎樣，都不能解脫。今天，心上寬舒得多了！

最親愛的妹妹，我們就是死，也要死在一處。

二月廿八晚飯前。

五一

四月一日下午，接到你的回信：

親愛的哥哥！你有病了嗎？我不能來看你，真難過啊！看既看不見你，問又問不着你，不要叫我急死了嗎？——在上海的時候。

我們到奉天去，並沒有別的事情。因為我母親幾年沒有回去，想回去看看的。回來不回來，沒有一定。所以我很着急。倘使不回來，那我死在奉天；你還不知道呀！

我親愛的哥哥！你儘管放心，就是史嘉良來說時，母親不肯，那我就死好了。他要是不

來說，那我到奉天去的前幾天，就死在你面前來。我望你不要忘記我是爲了你而死的就是了。——這不過是我的氣量太小，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。

你好好的養病吧，不要心急。

我的病是一天就好的。但心境裏很覺得有些紊亂。似乎是遊絲無定的神氣。正不知爲了什麼緣故？

花園裏的房間，始終沒有住進去。因爲我覺得鄉村風味，要比庭園生活濃厚得多。在第二天便搬到父親的鄉村中來住了。這鄉村的平屋是朝南的。外面有竹製的籬笆。籬邊種了各種花草和樹木。環繞這村莊，不是菜田，便是樹林或池濱，房間的東窗外面，還有一個小小的花園。也種了許多時花異卉。園外一條曲徑，從路旁的竹園中通到大門口來。雞犬鳥雀，都表現和藹可親的姿態來迎迓我。鄰舍沈家黃家，共有八個小孩子，都是天真活潑的。

來牽住我，攙住我，抱住我，圍住我。這種樂趣，真不必再去找尋什麼仙人島和桃花源了。

我住的村莊，離開你的學校，大概有一里半路。每天早上起來，晚上回去。這種早出晚歸的生活，非但很有秩序；並且每天二千多步的步行，對於身體上，一定也是很有益處的。天晴落雨，都有趣味。常常因着自然的支配，或環境的變更，可以感到人生的真實意味。把一切不自然的欲念，可以完全剷除清淨。真可謂身心兩得其益了。

五二

從四月一日起，每天都給你一封信，前十天的信，大約都給你燒掉了。那信裏的說話，現在已不能記出。大概都是商酌央媒說合的事情。其餘，也不過每天想着的情話，或者遇着的情事罷了。從十一日起的幾封信，現在把牠抄在下面：——

本來今天要到上海去，到一位姓李的朋友的禮堂裏去。他今天是在新惠中旅館行結

婚禮，要我去吃他的喜酒。但是，現在（上午九時）上海方面，槍聲不斷，不知有了什麼事情發生，聽說是工人糾察隊繳械，未知是也不是，我有些不敢去。

並且，我絕不願在有危險的時候離開你，倘使有什麼患難到來，我一定馬上跑來保護你。望你不要害怕。今天早上，我在六點多鐘就到校裏來了。不過我不好到你房裏來看你。現在聽見槍聲，你心裏害怕嗎？

我總想：有那一個機會，我們擁抱着；嘴對嘴的親熱着；抱的非常緊；親得非常熱。無論外面怎樣打仗，我們都不去管帳。你情願這樣做嗎？你是不肯這樣做吧？

倘使我要到上海去，一定告訴你一聲。但我總不預備去。

飯後，我在約定的林中散步，你可以來嗎？因為可有一個多鐘點的空閒呀，不知你今天怎樣？祝你

鮮妍的晨安！

十一日。

到十點多鐘 就聽見人說，方才的槍聲是工人糾察隊不肯繳械，起反抗的，現在已沒有事情了。果然，一聲乒乓的聲音都聽不見了。向上海去的交通也恢復了。於是在飯後一點鐘，我就應了朋友的約，去吃他的喜酒。

種種的俗情俗禮，使我生了許多感想。暗地下只是想着，倘使我們將來結婚，那怎樣辦法呢？也是這樣遊戲式的行禮嗎？也是請一般朋友來闢新房嗎？也叫各種優伶來串堂會嗎？這樣，好像太滑稽了，我不情願。

五三

今天，到吃中飯的時候，方才從上海回來。昨天去的時候，我曾經留了一張便條給你的。今天回來，這便條仍在孩子那裏，他並沒有交給你。你恐怕到現在才知道我是到上海

去的吧？

有件最緊要的事情，必定要與你當面商量。明天倘使有空，你可以答應我出來嗎？地點，就在那墓莊的樹林裏，請你一定要來，千萬不要誤事。

在你跟前的信，如沒有燒去的，都請還給我。因為我預備空閑的時候，把牠抄到信稿簿子上去。請你就交給孩子帶來吧。

聽說你老早就有一封信寫好的，為什麼還不交給我？我很盼望，請快些送來吧。祝你
晚安！

哦！那李家的喜事，倒很熱鬧，

十二日。

五四

我的親愛的哥哥：

好不好請你把我的圖畫分數，少打幾分？因為我們是自己人，並且我是不在這上面計

較的。請你把人家的圖畫分數打多些，好叫人家開心些。這個意思你明白嗎？祝你
晨安！

你的親愛的妹妹手上。

~~~~~

~~~~~

你要我把你的圖畫分數少打幾分嗎？對不起，我不答應。非但不答應，並且還要把你的圖畫分數比別人家多打幾分。因為這樣子，我就可以看着同學們來和你瞎鬧了。那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嗎？

放心吧！我是決不這樣調排你的，我準定依從你的說話行事。

我巴望你的回信，好像大熱天望茶喝一樣。而你竟是這樣吝嗇，多給我一個字都不尋能夠，真叫我心癢難搔呢！

我們的身體，今生今世，都合在一處過日子。到了百年以後，便合葬在一個墳裏，化做一塊爛泥，千年萬年，都不分離。你說是呢不

是？

今天有機會，我們一定抱緊了接吻。抱緊！來！

你的生日，究竟是那一天呢？肯告訴我嗎？餘話再談。祝你

明媚的春安！

十三日。

五五

昨天下午，我在坟墓前的林中等你，始終沒有見你到來。我知道你是纏住身體，不能踐約了。從今天起，無論你來與不來，我都天天到那坟前去看書，除非下了大雨不能去。

昨天，我另換了一個女孩子來送信給你，你不要她送信嗎？你說下次再送就要打她的嗎？我覺得她還好，她已在我面前發過誓，是決計不會誤事的。倘使你實在不要她，以後還請那男孩子好了。

母親從上海回來沒有？

我想請兩位鄰舍到校裏來參觀。（一位姓沈，一位姓黃，她們是嫡親的姊妹，大概都只有三十幾歲，爲人都極其和氣。）慢慢地和母親熟識起來，以後就好託她們來做媒了。你的意思，以爲怎樣？她們來的時候，我當預先寫信通知你。史嘉良那方面，雖然靠不住；但我不去回他。就算他兩面同時並進好了。

我在這寫信的時候，那女孩子把你的圖畫送來了。畫得真不錯，色調既穩靜，筆觸又老到，幾乎沒有女性的柔弱了。你真是一位又能幹，又聰明，又美麗，又溫柔的女子。我得和你相愛，真不知是幾生修到的幸福。你這樣努力下去，將來一定可成一個女畫家。

我只望你和我面談。因爲有許多事情，不是信裏可以寫得明白的。來吧！今天我盼望你一定要來！祝你
清和溫柔的晨安！

十四日。

五六

昨天傍晚，我從海邊上遊玩歸來。走到門口，剛巧看見你的妹妹，但沒有看見你。你是知道我到海邊上去了，所以不出來的嗎？爲什麼獨巧今天，吃過晚飯不出來散步呢？

今天是明月圓圓的暮春月半啦！花好月圓，人生能逢幾回？這種機會，好給牠錯過去嗎？今天並且又是星期六，這種相巧的日子，真是千年難逢。來來來，請來與你……隨你的便吧！

你畫面上的分數，照你應得的數目已扣去五分了，你看了要不滿意嗎？祝你花香鳥語的晨安！

十五日。

五七

我的親愛的哥哥：——

我和你說一樁事情：

昨天喫過晚飯，我的同學吳君生金叫我到樓下去，把這樁事情告訴我。因為有話要問你哥哥，所以現在細細的說給你聽，請你和我商量商量。

她說：“我告訴你一句話，請你和你的妹妹郁姝說說看。”

我說：“你說好了。”

她就說：“顧九巡你認識嗎？”

我說：“認識的。”

她接着說：“她的要好的，前天寫一張條子給她……”就把顧九巡和郁姝要好的事情說了一遍。

我說：“等我叫她下來問問她看。”我就跑到樓上去叫郁姝妹妹下樓。起初，她不肯下

來，後來我騙她說：“孫先生在樓下叫你呢。”她才跟我一同下來，等她到了生金面前，我就把剛才生金對我說的話，一長一短的講給她聽。她聽完了，很開心的和我說：“我是肯的，你肯不肯？”

“我不管”我說：“這婚姻的事情，連做父母的都不能十分作主。莫說我是你的姊姊了。——更不能作主了。”

她說：“我要你答應了，我才答應呢。”

我被她弄得沒有法想。所以把這事寫下來，我來問問你看。顧九巡爲人怎樣？品行怎樣？學問怎樣？都請你詳細的告訴我。還有孫紅筊路得楚顧九巡三個人是不是結拜的義氣兄弟？請你一併調查明白。拜託拜託！

我所要問你哥哥的話，都寫在上面了。就請你快些回答我吧！

我的生日，是本月廿九日午時。請你把詩辰也告訴我。再會吧！

你的親愛的妹妹上。

(請你不要說給別人聽,成功不成功,沒有一定,母親也不知道。)

(注意)

五八

愛情這東西,好像扳藤的花:靠着牆,就扳上牆;靠着樹,就扳上樹;靠近什麼,就扳上什麼。真是個沒有理性沒有目的的東西。

你問我的話,我很難回答你,因為在你的意思,是關係妹妹的終身大事呢。倘使我說好的,那將來有了什麼壞處出來,不是要怪我了嗎?倘使我說不好,那我好像是拆散他倆的事情一樣。所以我不敢正式的回答你。但以我們倆的意思說話,我可以告訴你幾句。 卍

九巡這孩子,我覺得還不錯。因為我教過

他半年書，所以略微知道他一些。他是此地曾雪沾先生的外甥。今年大概十六歲吧，郁妹妹今年十五歲呀。就是程度方面的差數，恐怕也只要一兩年的分別。他平時很安靜，品貌也不壞，他與孫路諸人的金蘭關係，我不知道。我覺得在學生時代的少年，最好不要有這種謀私人利益的小團體發生。就是成人們，也不該有的。我所能回答你的，盡於此矣！另外，我還有一些意思要和你說。

我以爲一個年輕的人，最會多情，並且那種清愛，最容易變動方向；不比年長識定的人，謹慎將事，難於搖惑。這種說素，有經驗的人都能承認。

老實說：起初，我對於你，也很疑惑，怕你也是一個愛情不能堅定的多情少女。經過三四個月的考察和接觸，以及你對於我的種種態度，我才發現你是一位異乎尋常的真情女子。於是我們才真心實意，永誓不變的相愛起

來。但是，世界上像你這樣的人，能有幾個呢？所謂“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人的內心，是最難捉摸的啊！

至於少年人，那是更加可怕。

並且，朋友是一件事情；婚姻又是一件事情。男女交了朋友，不一定就是預備將來做夫妻的。朋友不問男女，是越多越好，俗話說：“多個朋友，多個幫手。”講愛情的夫妻呢，却剛剛相反。一定要兩方面都一心一意的為顧他或她的對手方才好。男女朋友多了，可以在朋友裏面選擇一個最與自己相契合的人做夫妻。這樣，就是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的真意了。這樣的結合，我覺得比較的難於決裂。所以我對於妹妹的交朋友是沒有意見的，只要謹慎些好了。

至於說，一交了朋友就要做夫妻，那我不贊成的。似乎是女子不要男朋友，要了男朋友就是她的丈夫，這種思想和行為，我以為很

不好，各人的性情學問都還沒有弄得清楚，就糊糊塗塗地定了終身大事，那與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的賣買式婚姻有什麼分別呢？倘使郁姝有空，可以同了她來，由我當面和她說個明白，把這件事情。

五九

親愛的*Youly*：——

帶回四封信來，都收到了。還有那許多信，大概都燒掉了吧？倒可惜得很！因為在我自己看來，覺得那許多信，都可以預備將來看看的，好像這有些趣味。現在既然燒了，就隨牠去吧，也不必可惜了。

你手指頭上是生了一個疔嗎？現在痛不痛？敷藥沒有效藥？剛剛這孩子說：你痛得連睡都睡不着。我想你是一定很難過了。我倒有個治疗的藥方，今天相見時，當面告訴你吧。請你不要忘了。

昨天月亮真好！我寫文寫到一點多鐘，還到小花園裏賞了一會明月，才睡覺的。你對於月亮，有什麼感想？
和的晨安！

十六日。

（今天望你來攜手散步在鄉村裏。）

六〇

近幾天來，我們常常到田畝間去散步。總是這幾個人：你的妹妹郁姝，柳村和他的母親，有時那送信的小孩子也跟在一處。我們完全好像一家人一樣啦。不過只少了你的母親和我的母親，不然，倒是天天做着合家歡的行樂圖呢！

這天是星期日，天氣也是陰雲飛舞的春天，近幾天來，天天都是這樣。在下午一點多鐘，他們便約同了出來散步了。我在小河浜邊上的楊柳樹下踱着，慢慢地等你們前來。

我們沿着灣曲的小河，走進樹林和籬笆夾成

的小衙子。出了衙子是一所曠場。穿過場去，就到了鐵欄石橋。一路的景色和鳥聲，雖是我們日常見慣的，但此刻特別爲我們，都瞪大了眼睛來研究我們。不是有兩個小孩子，還跟着我們走了一段路的嗎？

一會兒，天上微微的下起小雨來了。妹妹只是怨你要出來白相，害了她都淋着雨。我們便到荒廟門口去避雨。其實雨並不大。不過我們不願在田野間去走着吧了。

北方天上的烏雲，好像烏雀一般的飛過來，我們怕牠要下大起來，立了也已多時，便慢慢的回轉去了。這次在廟門口，約莫站了半個鐘點吧。我把夾大衣卸下來，不是妹妹拿去穿在身上的嗎？她穿着好像一個男孩子，很活潑的在我們面前跳着，多麼可愛啊！柳村和他的娘，不是笑了許多時嗎？後來走了，柳村還是我抱着的呢。

柳村的娘，和妹妹，早已走到老遠的地方去了。後面只空了我抱了柳村和你三個人。我們在這

孩子面前，盡量的談了許多話，你還記得嗎？我們不是靠得很緊的在路上走的嗎？

我們想到前幾次在河旁邊呆呆的立着，實在沒有今天這樣有趣。不過今天回來的時候，天倒不下雨了。

因為我要從家裡跑到校裏，又從校裏跑到家裏，倘使落雨，一把傘是不得不用的。所以我到了半路裏，就向鎮上去買傘了。並沒有可以送你們到校裏。

六一

親愛而且甜蜜的Youly：——

昨日日間的快樂，一直到了夢裏，我還在享受着。

聽說此地又要住兵了，你心上不是又要害怕了嗎？其實你的膽量儘管可以放大些，現在的兵，不比從前的兵。從前奉魯軍閥的兵，是的確叫人可怕，因為他們都有不服從紀律

的壞事發生；現在的國民革命軍；你看多麼守規矩？他們連走一步路都很當心。前幾天有兵住在這裏，不是你像是沒有知道一樣嗎？請你不要把幾年前的可怕的心思放在心上。

我本來想住到裏面來陪伴你，但事實上做不到，我只得在夢裏來抱緊你安慰你了。哦！在白天我多到你面前來幾次也是好的。

聽說這次的兵是揚州投降過來的孫傳芳的兵。大約有三千多人吧？有國民軍的好訓練，一定可以使他們嚴守紀律的。你們同一個宿舍裏，這麼許多人呢！你不必獨怕呀！況且還有母親們陪着你。我知道你，還記得甲子年有兵來住，要避到上海租界裏去的事情呢。現在和從前完全不同了。快快把膽量放大些！

英文早課，倘使你不來上，那是我也不來教的。我來上你們的各種功課，差不多完全為你而來的，所以今年支配課程表，每天都有一課；因為這樣，我可以天天和你見面呀。現在

你要不來，那我一個人還跑來做什麼呢？

你說你，現在連讀書的心思都沒有了。原因都是爲了我的緣故。但是，你知道我嗎？我不是和你一樣嗎？倘使有一天不看見你，連什麼事情都沒有興緻去做。並且連飯都吃不下。原因，不是爲了你的緣故嗎？

你又說，奉天地方，也是有書可讀的。這樣看來，你心上是已經打算到奉天去啦。你還要騙我嗎？你雖然說你心上一些主張都沒有了。我看你被母親逼得不得已的時候，還不是咬緊牙齒棄了我，自己跟着母親向奉天一跑嗎？

唉！倒頭的史嘉良還不來說。但就是來說了，還不知道母親的意思怎麼樣？真叫人急斷肚腸根呢！

倘使我們組成一個小小的家庭，那我們把母親和妹妹都接在家裏來居住，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嗎？

我想住到西湖邊上去。因為那裏的環境好。對於文學和藝術，都能有極大的幫助。不知你心上，以什麼地方為最好？

下午有空，大概可以出去走走吧？我很希望！祝你

風和日麗的晨安！

你的愛兒上。十七日。

這天下午，天氣很好，我們在外面兩三個鐘點。後來柳村的娘到鎮上去買東西，看見母親出來尋我們，她來說了，我們才回去的。回去就吃晚飯，簡直在外面半天啦。

當柳村的娘，從鎮上到林中來對我們說：“啊唷！你娘都急煞嘍！她不知我們跑到什麼地方去啦。她到四處去找，怕我們不見啦……”我怕你回去，要受母親的一番數說了，我寫了一封短信給你：

母親對你說什麼沒有？我怕要使你受委屈了。我很不放心，明天請你告訴我一聲。

如其母親問到你，你敢對她直說嗎？我已經能夠和父親商量了，你難道不能向母親懇情嗎？我回家去了，明天再見吧！祝你愉快的晚安！並祝我們同有一個極甜蜜的好夢！

我把這信親手交給你，並且問你：“母親說你沒有？”你搖頭說：“沒有。”笑嘻嘻同奏了一會琴，才始分別。

知道你母親一句都沒有說你。
我猜你母親一定是很慈愛的。

六二

每天一封信，你覺得討厭嗎？從明天起，進定隔兩天再寫一封信。

我已託了鄰舍兩位婦人來做媒了。她們倆都很和氣。她們來的時候，請你常在母親旁邊，不要跑開去。因為一來便於她們開口；二來你聽了她們的說話也可以告訴我了。你肯

嗎？

還有許多話要說，但是此刻，有位遠方的朋友來了，再談吧！祝你
春雨連綿的晨安！

十八日。

六三

我說每隔開兩天，再給一封信你的。但是說得到，做不到。今天倒又有一封信來了，請原諒我。

你的生日，離開今朝，還有十天。那天是星期六，如其天晴，我們可以在下午一同到夜花園裏去遊玩去。

我想在這一天，使得你十分快樂，我預備送一件禮物給你，不知你心上愛什麼東西？最好是天天放在身邊，而又很稀少很珍貴的東西。請你想想看，想到了就告訴我。

親愛的妹妹！我每天臨睡的時候，或初醒

的時候，總是想着你的笑容。我想，總有那一天，盡力的抱緊你，抱得你透不轉氣來，要叫你向我討饒，你相信嗎？

明天倘使無事，決不寫信給你。祝你
歡愛的晨安！

十九日。

六四

請你允許我，這封信是不得不寫的，因為要答覆你的事情。

現在把我自己用的一枝鋼筆和一瓶墨水送給你用吧。因為我一兩天內不到上海去，而我自己另外還有得用。並且我用自來水筆的時候多。請你不要客氣，就受用了吧。

你說，有封信給我的呢。怎麼還不給我？

那女孩子說，你叫我一個禮拜給你一封信。你情願隔開這許多日子嗎？

不知你的毛病好些沒有？為什麼還不能

來上課呢？聽說你的手指頭很痛，連畫也沒有畫。倘使痛得厲害，請你連字也不必寫吧。但是，我又很希望你的回信，因為你多時沒有回信給我了。

昨天晚上，做夢和你睡在一床講笑話，半夜裏醒來的時候，你好像還睡在我旁邊呢。你曾經做到這個夢嗎？再會！祝你
清香噴射的晨安！

廿日。

六五

今天早晨上課的時候，仍舊沒有看見你來。同學們都說你生病了。你生的什麼病呢？

我在猜想：恐怕是“月經”到了吧？因為前幾個月，你都是在這幾天生病的。每個月的規定幾天，都有一次毛病，這當然是“月經”到了。

“月經”這事，你明白嗎？就是每個月到了這幾天，就有血液流出來了。這並不是毛病。

這是證明一個女子，已經到了做母親時代的憑據。倘使來得準確，對於人的身體，只有好處，沒有壞處。不過，在這幾天之內，恐怕也有些生病的現象，你恐怕就是這樣。

在這“月經”期內，有幾件事情要注意：不可吃生冷的東西，好像冷茶冷果子等類；不可做寒冷的事情，好像冷水洗手和冷水洗衣等，望你要保重些，不可忽略過去。

倘使是這件事情，就請你直接告訴我，不要怕羞。因為在我們中間，再沒有什麼瞞藏的事情了。倘使不是，是別的毛病，也請你明白的講給我聽，要緊要緊！祝你
來上平安！

（我的心在旁邊陪伴你呢）

課後寫。

六六

親愛的哥哥：——

你真比神仙還要靈，能知道我生的什麼病。這都是我自己不好，起初不當心，所以到現在，每個月都要受幾天的痛苦。母親常說帶我到浦東去看，聽說浦東有位很有名的醫生，是專門看治這種毛病的。我想，很難為情的，給人去看，所以總是一天一天的推却下去。

上次有許多人說，你已經娶過嫂嫂，因為你和她的愛情很深，所以她死了你就改名雙身的，是不是？倘若是真的，請你告訴我好了，我決不會因此不和你要好的。這種意思，我是一分也沒有，請你放心。

請你再把你的時辰告訴我一遍。因為上次在樹林中對我說時，我沒有聽得清楚，請你原諒我！你要我出來嗎？妹妹來了。

你的親愛的妹妹上。

六七

連說不再多寫信給你，不再多寫信給你。

但今天一天，倒反接連給你三封信了。你討厭得很了吧？

我是暫時生的，約莫在吃夜飯的時候。比你遲六個鐘點。

是誰在那裏亂造謠言，想離間我們？我非但沒有娶過什麼嫂嫂不嫂嫂，並且連婚姻的事都沒有向人家提起過。從五歲離開母親以後，連女人的身體都沒有碰着過呢！如其不相信，身體上可以試驗得出來！這不是信口臆說的事情！

你，的確是我出生出世第一個要好的人，第一個親愛的人，第一個信託的人！我望你也和我一樣的，親愛我，信託我，決不要去聽別人家的謠言。

雖然每個月都要有幾天不舒服，但這不是病呀！難道你的母親沒有明白的告訴你嗎？……有事了，再談吧！

六八

今天把月經的事情，講些給你聽聽。

爲什麼叫“月經”的呢？因爲每個月都來一會經血，所以叫做“月經”。

一般女子，大概在十四歲左右，就都有月經來了。但是也有遲早些的。

初來的第一天，不大覺得；到二三天，就慢慢地多起來了；大概要五六天，才能乾淨。

有的人，月經來的時候，真像生病：頭痛，肚子脹，脚痠，身上發熱，再厲害些的，連飯都不要吃。倘使母親沒有預先說過，那自己一定要以爲是生病了。倘使再誤犯了許多忌諱的事情，那末，真就要弄出毛病來了。母親是過來人，她難道沒有詳細的對你講過嗎？

現在把幾件犯忌的事情告訴你：

1. 不能吃生冷的東西和酸類食品。
2. 不能做寒冷的事情。

3. 不能做過分勞苦的事情。
4. 不能有愁悶的思想，應該找尋快樂的事情做做。

倘使血來的時候，是冰冷的，那就是“月經”了，要吃胡椒子啦什麼許多熱藥；倘使血來的時候，裏面很痛，那就是“月經”了，應該請醫生去診治。倘使是溫暖的鮮血，而出得并不十分多，規定幾天就可以清爽，那就是完全健康的月經，雖然有些頭痛肚子脹……是平常事，是不要緊的。

在要來的早幾天，就要預備一根月經帶子，免得弄髒了褲子。“月經帶”可以做得像根袴帶的形狀，在兩腿之中，把牠絡將起來，好像騎馬一樣。在那血來的地方，襯着細軟的草紙，或者綿花，等草紙或綿花有些潮濕了，就可以把牠更換一下。

下面幾句話，要請你回答我：——

1. 你從什麼時候起，就有月經來的？

2. 到現在大概有幾次了？
3. 血來的時候，自己覺得嗎？
4. 是冷的呢？是溫暖的呢？
5. 痛不痛？
6. 要多少天才能完全清爽？
7. 血的顏色怎麼樣？
8. 來得多不多？
9. 第幾天最多？
10. 按月來的日子有上下嗎？
11. 有不來的時候嗎？
12. 月經帶子用不用？
13. 每晚用~~水~~不用水？
14. 母親能不能夠幫助你？

還有你要說的話，都請你寫出來告訴我。

這個星期日開游藝會時，我望你不要到後台來，最好，陪着母親和柳村的娘等，坐在一處看看好了。衣服也不要着得漂亮，所以這樣的意思，你明白嗎？

我的最親愛的妹妹！我們倆完全是一個
人呀。……祝你
愉快的晨安！

廿一日。

六九

今天覺得怎樣？身上舒服些嗎？昨天，你
叫我吃過夜飯到你跟前來，我來了許多時候，
來又沒有什麼話對我說。只見你很開心的笑
着，你是什麼意思呢？是你調排我的嗎？

那兩個孩子，還來說什麼要過嫂嫂不要
過嫂嫂的話，真把人要急壞了呢！是什麼人在
你跟前造的謠言？我待她們這樣的和好，她們
硬要捏造我的謠言，是什麼意思呢？並且聽說
有一三個人，在背後罵我，這更加莫名其妙了。

總結一句話：我們放硬了耳朵，放大了胆
量，無論怎樣，都不必和她們去計較。大家相
處在一堆，能有多少詩呢？一霎眼就分離開來

了。離開以後，誰還去理睬她們？我勸你也和我一樣，只當秋風過耳邊，不去分辨好了。

昨天問你的話，請你詳細告訴我。

廿二日。

七〇

是的！母親說的話很對。女孩子們不要常常到外面去亂跑。倘使沒有緊要事情，望你還是聽了母親的話，不要時常出來吧。我可以常常到你跟前見見你的。

但我現在一個人出去散步，覺得很是悶氣，胸坎裏好像要嘔吐一般。大概是一心想念着你的緣故。不知你今天怎樣？

你果真不讀書了嗎？是母親不准你讀的嗎？唉！母命重如山，怎樣好違背呢？……這話是女孩子在這裏告訴我的，我聽着心上更是難過。唉！罷了！明天再見。祝你
沈思美妙的晚安！

廿二日晚

這天我叫你有空就出來散步，你說，是母親說的：“外面有兵，不要常常出去。今天不出來了。”叫我一個人去走走吧。

七

我也以為，今天總可以不要寫信給你了。但要緊的事情又來了，不得不寫信告訴你。

我們的事情，轉折真多。天天着忙，忙到今天，還沒有可以有個切實的人來，和母親正式提起我們的事情，我也和你一樣的焦急呢！

現在託了鄰舍的沈家嫂嫂。她很情願為我幫忙。她說，鄰近的朱師母，從前是認識你母親的，想託她把你母親請出來，來談起這件事情。因為到你們跟前來談話，恐怕有許多不便當。但不知道你母親肯不肯出來？

沈家嫂嫂們都很知道你們。她知道你們姊妹倆都很美麗，脾氣也很好，很能夠聽從母

親的說話。說我看中你，眼光很不錯，但不知你母親的意思怎樣？我想她時常談起我來，而又時常說我的好話，大概總不會拒絕我吧？每一母親不肯答應，那我們就怎麼樣呢？我們的誓約——我非你不娶，你非我不嫁。如其不能，寧可就死。——難道可以實行嗎？由平常的態度上看來，你母親對我很好；（並不是到了這次有危險的時候，我爲顧你們才對我和好。從前，一向就對我很客氣呀！）來說起來的時候，大概總可以肯的吧？你看她是怎樣呢？

祝你
輕快活潑的晨安！

廿三日。

吃過夜飯，時光還早，我就跑來看你。見你已換了一身玄色銀絲花紋的夾衣，坐在那裏奏琴，妹妹在那按着拍子跳舞。見我進來，妹妹停了舞，你也立了起來，柳村站在琴旁叫我，並且撲到我身上來抱住我的腿，我見你換了夾衣，更加顯得你的身

體來得窈窕活潑好看，你又好像有意做了幾個嫵媚姿態給我看，我真要沉醉在你的秋波中了。

我在奏琴，柳村倚在我左腿旁邊，你撫着他的肩背在低低的歌唱，妹妹便依照詞句在那重新跳舞起來。這房裏就只有我們四個人，一種和悅愉快的空氣，完全將我們籠罩了。

啊！這種幸福，人生是容易多得的嗎？

約莫靠近半個鐘點，我們才始分別。因為天光已黑。倘使再可以延長溫柔的晚霞光明，那我們一定醉倒在快樂裏都不覺得了。

七二

親愛的*Youly*：——

這幾天來，可算沒有一刻不想着你，一來上你們的課程，總想先見你一面，才能安心。而你也照準時間，倚在欄干上等候我。可見得我們只要眼睛見一見，就有無窮的快樂了。

昨天晚上飯之後，我們在一處歡笑談話，我

真幸福極了。將來我們組織成功一個小家庭起來，不是天天都有這樣的快樂了嗎？

你換了一身衣裳，更顯出你的美麗和活潑了。我在當時，好像醉了醇酒。我的身體，好像化了軟綿，我的靈魂，好像飛上了九天。倘使沒有妹妹在旁邊，我一定緊緊地抱住你，親吻你的香腮。

你今天不出來嗎？倘使母親出來，我望你還陪伴她一同走，因為你可以照應她呀！

今天如果有機會，我們恐怕可以握一握親熱的手吧？祝你
甜蜜的晨安！

你的親愛的我土。

廿四日。

今天，就在昨天的地方相遇着。但是你的妹妹和柳村白相，一會兒就跑得很遠的地方去了。只剩了我們兩個人，……我只是和你說着，我預備到上海去住幾天再回來的話，因為我想脫離此地，你好

像覺得別離是十分痛苦的事情，我叫你和我靠近些，你總是不答應我。後來妹妹來了。……

七三

我心愛的哥哥：——

你說要到上海去，是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是不是到朋友那裏去呀？你說到了上海就寫信來，這真叫我爲難啊！我連一位女朋友也沒有，男朋友是更不要說了。像你這樣真好。有許許多多的女朋友，而且還有許許多多的男朋友。倘使和要好的分別了。那你寫信給要好的人，可以說是寄給朋友的；接到了信，也可以說是男朋友寄來的。像我，真沒有路走！

請你把到上海去的事情，不要東說西說。除父親以外，都不要談起。

我也沒有什麼多話對你說，就是有話，一時也想不起來。這信還是我半夜裏實在睡不着了，起來寫的。我想：我的親愛的哥哥，明天

就要到上海去了，去了不知要隔開幾天才可以回來？而我又聽見母親說，就要到北方去。……所以我就坐起來寫了這封信。

這幾天，我大病是沒有，不過是身體上稍微有些不適意，倘使和你說了幾句話，連一分毛病也可以沒有了。使倘不和你談話，那病就來了。但請你不要紀望着我！

我現在頭痛得很，連字也不會寫了，實在坐不住了，請哥哥原諒我，恕我不能多寫吧！

還有，昨天那樣好的機會，我竟忘記一件大事情。你明白嗎？再會吧！

和你要離開的妹妹上。

我不但預備到上海去住幾天，並且預備去另謀別種職業，因為我受了你的盛情和深愛，我又想到社會上去做些重要的事情，以報答你了。——大概總不外藝術方面的事情。

七四

親愛的Youly:——

你說母親在幾天裏面要到上海去，今天她去了沒有？去爲什麼事情你知道嗎？要多少時候才能回來？因爲我委託的媒人，她們今天預備同母親來開口了。所以要請你把母親的行動，探聽明白了告訴我，免得她們跑來遇不着。

她們預備由朱師母來把母親請出去；倘使母親不肯，那她們就自己走來同母親說項了。

昨天開遊藝會時，坐在前面第一排中間向右第一張椅子上的婦人，狹長的面孔，帶了一個穿玫瑰紫色衣裳的孩子，她不是時常向你探望的嗎？我在同她去說話的時候，你不是很注意的看着我們的嗎？她就是我所委託的一個媒人。你妹妹在台上表現舞蹈時，我見她

一會用心看着台上，一會又掉回頭去用心看着你。所以她回來就對我說，你們姊妹兩人差不多都是一樣的美麗，不過你比妹妹大樣些罷了。而你的母親平時只是愛你的妹妹，不知是什麼道理？人家也都說，你母親不大喜歡你，是真的嗎？恐怕都是人家的謠言吧？我覺得你要比妹妹美麗得十倍呢！

你的妹妹的兩隻眼和一張嘴，看上去多麼兇狠啊！而你的圓圓的面孔，一天到晚總是笑嘻嘻的。我想，隨便什麼人看見你們，都只會愛你，決不會去愛你的妹妹的。

這媒人就是沈家嫂嫂，她說你的母親生得也很後生，（後生就是少年的意思。）有些不像是你的母親。

昨天晚上，可算一晚沒有睡着。那知你也是和我一樣呢？

今天本來已經預備往上海去了。但要探聽母親方面的消息，所以不去了。

昨天那樣好的機會，是什麼一件事情忘了呢？
……哦！我明白了，我希望今天不要忘掉了。

祝你

永久不會和我離開！

你的痴等養的哥哥。

廿五日。

七五

這天是呆龍家小店開門的第一天，你家三個人和柳村家兩個人，都在他家店裏，母親們在樓上打麻雀，你們在樓下店裏白相，哦！你一個人也在樓上的。我在他店裏買了些零碎小食，你在樓窗上看着我發笑。店堂裏掛了兩付紅對聯：一付是柳村那孩子送的，一付就是你具名送的。

到了下午兩點多鐘，沈家嫂嫂和朱師母等都來尋訪母親了。再停了一會，我也跑來看你。你和妹妹，柳村，和他的母親，慢慢地走出來白相。於是我們就一同走進那樹林蔭翳的墓莊裏去。

這樹林底下，有兩個一丈多高的大墳。墳前有四張很考究的石凳，地上都鋪了寬大的石板。四周都是森密的青枝綠葉，有棠棣花，繡球花，桂花，夾竹桃，枇杷，山栗，松，柏，樅，杉，梧桐等等樹木，像是一個荒野的花園。並且還有一圈用女真編成的籬笆，只有一個柴扉進出。外面看不見裏面。這是多麼有趣而且祕密的地方！你試回想一下，這墳地不是在我們的腦筋裏馬上復現出來了嗎？這甜蜜而神祕的地方，我是永世忘不了牠的。

在這裏談了一會，我便到鎮上去買些小食的東西來消遣。過了一會，妹妹獨自走出這籬牆去了。柳村的娘坐在石凳上，好像等待什麼。我們便攙了柳村到墳後來找尋草朶。柳村手上捏了一個皮球。他要叫我和他拋着玩，我就用力將球拋過坟山，於是他連忙轉過去拾球。我們乘他跑去拾球的空兒，便緊緊地擁抱着接吻。可是這孩子跑得很快，不是我們剛剛覺得抱緊的時候，他就叫着跑來了嗎？

慢慢地，在無意中，我們再把皮球拋遠去，我們再來擁抱，接吻。這樣調遣孩子的玩意兒，大概做了五六次了吧。我覺得最後一次抱得最緊。你的舌尖剛剛伸入我嘴裏，就被柳村叫開的，這面他的娘也來了，我覺得好像已經被她看見。她不是笑嘻嘻地又想避開去的嗎？我想她是很肯幫助我們的。以後我們重復坐到坟前石凳上來，但是靜靜地想不出什麼話來說，也不想再有什麼趣話要說。

你低着頭，停一會，便抬起頭來向我看看。你這時的面色，好像粉紅桃花，比剛剛要好看得多了。柳村的娘對着坟山上輕輕的吁氣。似乎嘆她年輕的孤獨。但一轉瞬間，她就微笑的探看我倆，她又似乎在祝頌我倆的幸福了。

這天，的確是我們一個可紀念的日子。因為這樣的幸福，實在是我出身的第一次；我想你當然也是和我一樣了。

第一次，我的右手，從你左腋伸過去的時候，我的全身，發生一種不可名狀的愉快。似乎是觸了

電流，渾身鬆散。又似乎是在心房裏滴了一點醇酒，把心血散放出來。在你的柔輓的腰背間，和肥滿的臀部，使我的手臂在顫抖。你的溫暖的胸坎，已熔化了我的全身。尤其是你嘴裏噴射出來的處女芬芳，使我整個的沉迷，而不省一切。我回想你引脣相就的一瞬，直叫我五臟快樂得似乎開裂。我雖然也在小說上劇本上，以及電影上，受到擁抱和接吻的刺激；但都是客觀的，不過幻想人家或瞥見人家有這麼一個舉動罷了！。而今天切實的身受起來，我才覺到人生果有這麼一個精神快樂的頂點，足以抹煞世界的一切，果然不是虛語。我何不幸，前此生活中，一次不能領略，使寶貴的光陰虛度！我又何幸，今天與你共同的吸收頂點的情素！

在蜜吻緊接時，你的促迫的呼吸，和你朦朧的眼簾，使我胸坎中增到極高度的轟發。尤不可耐的，是在我口腔裏所發覺的你的舌尖，直如利刃般的穿入我的胸腔；痛快之量，無以復加。雖則是一剎那間的最短的激刺；但我可用理知和感情合起

來斷定：這是終身不可磨滅的一個激刺。並且成爲苦悶生活中，每日必不可忘的回想。

我們坐了無趣，便又站起來繞向後面去。但妹妹來了，她說：“媽媽叫你呢！她說，這許多時候，跑到什麼地方去的！”於是，我們只得懶洋洋地走出籬笆。我在最後，你在我前，把你的頭髮上的幾根黏着的青草取掉，你回眸向我一笑。

七六

昨夜沈家嫂嫂從母親跟前回來，她所說的話，現在把緊要的幾句告訴你：

母親說：“這件事情，我自己也不能作主。完全要何伯伯作主的。W先生的人，我倒很看得中，但是我自己也沒有法想，……”並且說，你們存在銀行裏的存款，已經匯到北方去了，昨天有電報來，叫你們把行李物件，打點妥當，一聲說走，馬上就要動身的。今天你母親要到上海去，就是爲了這些事情。

那沈家嫂嫂，還想設法挽回，但看你母親的神氣，是一些方法也沒有了，所以只得悻悻着回來。

呀！我的 *Youly*！你還被母親們欺騙着呢！她騙你說，不到北方去，馬上不到北方去。一聲說走，叫你急切得沒有法想，只好跟了她們上路。她以為你一離開我，就可以忘掉我了。唉！我們自己的終身大事，完全被別人在這裏弄白相呢！你還沒有明白嗎？你還在敷衍着欺騙我嗎？

我以為既然到了這步田地，只有實行我們上次在路上商量的辦法了。——不辭而別，走開去再作計較。——望你不要膽小，要行要快。

有人說，叫你自己對母親說，不情願到北方去，情願住在此地，並且向她要求，一定要答應給你自由行動。這樣，我想，就是你母親情願答允你的要求，和我發生婚姻問題，但實際

上也沒有用處了，因為你母親說，“自己也不能作主。”何況你母親自己就是不肯的人呢？

倘使等你到了北方去，由你請母親去向何伯伯商量，希望他能夠允諾。我看這話，完全是做夢了。最重要的問題，就在你母親呀！你母親不肯，還有什麼法想？但我記得從前史嘉良對我說：你父親臨終的時候，的確是把你們姊妹兩人，和你的母親託給何伯伯的。現在的確要何伯伯作主，也未可知。

我以為婚姻這事情，自應當事人自己作主。因為這事情是我們自己的終身大事，不是替人家做的義務生活，由父母作主擇配，只顧虛榮，不顧真實的人生，已經不好了。而你竟要由父母以外的人去作主，這真是太不把你當人看待了！

須知每個人，都有每個人自己的主權啊！不是父母的家私，更不是別人的禮物，可以由人家去怎樣分配就怎樣分配，怎樣贈送就怎

樣贈送嗎？

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，我們只有實行我們不辭而別的方法了。關於這方面的種種事情，我已經籌備周到，望你決斷了，以便實行吧！

二六日。

七七

過了一天，我在積極的準備脫離此地的事情。但這樣一個失望的打擊，竟出人意料之外。你母親平時縱容你和我要好，並且常在別人面前說些看得起我的話。這次兵亂的時候，我竭力的護衛你們，有一次因為你母親震驚得十分厲害，決不願住在被裏。我便說，預備請你們住到我們家裏去，你母親並不反對，也不以這話為唐突。……這都是什麼意思呢？

唉！千句話併一句話說：總是我的不幸罷了！但我還很希望實行我們的最後方法呢。到了第三

天吃飯的時候，你的一封信來了。

我要分別的哥哥；——

並不是母親不能作主，因為這中間有鬼說了我們的壞話了；說我們老早就要好的；常常有信札來往；說那兩個孩子替我們拿出拿進的。所以母親不許那兩個孩子到我房裏來。

前天晚上，母親回來，就和我說起你有人來做媒的事情。母親問我：“你究竟和他要好嗎？”

我說：“我是沒有和他要好過。”

她說：“你既然沒有和他要好過，那我不許那兩個孩子到你房裏來，你答應嗎？”

我說：“答應的。”

停了一會，母親又說：“你肯不肯答應那先生呢？”

我說：“你母親看怎樣？”

她說：“照我看是不答應的。若是說他的為人，實在是很好；但是別人家說閑話說得不

好聽。……”

我就說：“姆媽！照你這樣說，不是沒有出頭的日子了嗎？我不問別人說閑話不說閑話，我總肯答應的。”

於是母親說：“一來就要到北方去；一來還要你何伯伯作主。我勸你還是不要提起這件事情吧！”

我也只得不響了。

唉！哥哥呀！我這一夜好像滾刀山一樣，一夜沒有睡着，想想哭哭，越想越沒有做人的生路了。

我想：我倘使死了，我又捨不得你。回頭一想，我那恩愛的哥哥，不是怎樣沒有良心的人。就是再娶了嫂嫂，總要想到我那苦妹妹是某月某日爲什麼事情死的，我想，這總是想得到的。我親愛的好哥哥啊！我希望你在無論怎樣開心快樂的時候，也要想到我一些。我和你夫妻的情義和恩愛已經有一半了，你明白嗎？

就是我死在陰間，我也要天天來看你跟着你的！

我實在沒有別的法想，就是你說“走，”那我還是情願死。你不要以為我不真心的向你，不肯聽你的說話。等我死了，你就知道我真心不真心了。

聽母親的說話，是決定不肯答應了。——
唉！姆媽！

你昨天叫那孩子來叫我出去，我是不能夠的。我害得你這樣子，我那能還有面孔來見你？我望你也不要寫回信給我了，因為很不便當。你也不要時刻的把我放在心上。自己保重自己要緊。

你說：“要死，要我倆死在一處。”我勸你不要糊糊塗塗的就死，一來，你父親只有你一個兒子；二來也好叫我做個有人紀念的鬼，而且我和母親說我是沒有和你要好過的，倘使你也死了，不是要給她們笑話了嗎？

今晚又是一晚沒有睡着。

母親說：“你睡着！自己還有病呢！只要我儂娘的不相信就罷了。”其實我不是爲了她們說我們什麼就睡不說；我實在是離不開你啊！連母親和妹妹這樣親密的人，我都不十分想着她們。

零外有許多的話要和你面談，倘使沒有機會，只得下世再談吧！

這幾個月來，不是我和你要好，不是我愛你，是我害你的。若不是我，你那能會有愁悶的心思和煩惱的事情呢？我真對你不起！

不過，我望你萬萬不要難過，萬萬不要把我放在心上。要和從前一樣，和從前沒有和我要好的時候一樣，照常辦事，切記切記！

下世再會吧！

你的將死的妹妹哭上。

七八

這封信是廿七日吃中飯的時候，給我收到的。我看一句就心上起一種變化，看到完結，眼淚止不住的流出來了。喉嚨口似乎作了梗，氣透不出，飯吃不進。只吃了半碗飯，就跑到外面散悶去的。

以後，我寫信勸你，千萬不可存着短見。我說：“你死了，是清爽了；但是害了我了。你是澈底愛我的，我們應該合想一個妥當的辦法。尋死作活是沒有用處的。……”

母親發覺你有危險的舉動，於是時刻的提防着你，差不多行動都不讓你自由了。

又過了一天，是廿八日，到近晚的時候，我在永義里口會見你，乘空和你商量辦法。你說：“朋友家裏，我是不肯去的。”我說：“不到朋友家裏去。我們兩個人到另外一個陌生地方去。你的意思，究竟怎樣？你信任我不信任我？”你點點頭，我又說：“我明天就到上海預備去了。”你點着頭說：“好的。就

在下個禮拜裏面好了。”於是你就攙着柳村向里內去，我又這樣說：“準定這樣辦法！”你點點頭，我說：“不要騙我啊！”你搖搖頭。我也就要緊回家去了。

這夜，籌劃了一夜的計策，簡直沒有睡到幾個鐘點。你的情形，我不知道你怎麼樣。但你近三四天來，面色十分慘白。往日笑嘻嘻的面孔，竟變做憂愁苦惱的面孔了。

到了明天——陰歷三月廿九日，這天是你的生日。——我到校裏來照常上課，不把預備到上海去的事情，給同事們知道。我想到吃飯的時候，跑來慶祝你的生辰。並且送一件重要的禮物給你。下午倘使有便，我還想和你們同到夜花園裏去遊玩一次。索性明天禮拜日往上海去吧。

但是，不幸的事情，常常出人意料之外的。在上午九點多鐘，你的母親，忽然同兩個學生辦起交涉來了，據說，那兩個學生，當你母親的面，說你是和我耍好的。並且說，信札來往，誰不知道？還要爭

什麼面子，瞞什麼人！不過，她們的說話和態度，總卑劣得很。況且人人要臉，樹樹要皮。豈有當面被人侮辱而不生氣的人？剛巧孫先生又回蘇州去了沒有來，校裏簡直無人管理，你母親又不便來告知男先生，於是就懲戒她們一會，打了幾下。不料她們一味癩強，倒反無法無天的胡鬧了。以後我親自到你們跟前來，見你帶着病容，也在質問她們。我把她們說了一頓。我說：“不說是我沒有這些事情；就算我有這些事情，你們也該問問自己的良心，平時我對你們錯不錯？你們是不是應該糊裏糊塗瞎吵瞎鬧？你們這樣吵起來，對得起我嗎？”那程仲雲，已懊悔得大哭起來了。只有這吳生金（她是替你郁妹妹與九巡做介紹人的。）還是逞辯不息。她說你母親不該打她；她一定要到同學會裏去請辦法。可憐！同學會的幾個人，既沒有做過事，又不會做事。有幾個簡直是孤苦的孩童，關在牢籠裏長大的。什麼人情世面，可算半點沒有見過。這種人也要混在裏面硬辦事情，真是糟極！他們以為你

們有父母的人，吃自己的飯的人，是兩樣的。硬硬袒護程吳二人，用專制手段來壓迫你們。所以你母親一再的說明理由，他們只是不聽。

後來，倒反把程吳二人叫去密問，並且還叫供出送信的孩子來做證；如此還不算，還要把送信的孩子叫去恐嚇，罵，打，強叫他和她承認；如此還不算，還叫那可憐被打的女孩子，設法騙出你的信去做鐵證。他們其先說着，本來是替大家解勸的。現在非但不是解勸，倒反把小事弄大了做了。真要叫人豎髮裂眦呢！

我知道，多數人對於我們的感情都不壞，所壞的就是你的母親。并且同學會裏的人，也只有一二個太沒有良心的人，要想把人家事情弄糟了，以遂他幸災樂禍的劣根性。

結果，究竟那一二個壞人失敗了。弄得大家幾乎要用武力去征服他。但是，這事被他們延宕着隔關一天，使你就發生極大的變化。

他們雖然把信拿着做了鐵證，但多數人承認

還是疑案，仍然把那兩個學生，作為侮辱尊長論過，給你母親一些面子，罰了她們賠禮。

但是你啊，却是吞了金環下去了。

我在猜想：你不見得是因為她們胡鬧，所以尋死的；是因為這樣胡鬧，我們的事情，完全失望了，所以左想右想，還不如死了來得爽快。但是，你也太於忍心了！

你是半夜裏兩點多鐘吞下去的。到了明天早上八點多鐘，忽被大家察覺了，好不容易騙你說起來，於是請醫生來替你看。但給你藥吃，卻咬緊牙關，叫人家灌不進。左勸右勸，你都不聽。我聽到這樣的消息，起首很替你着急；繼而我很定性，聽你確實死了，我也馬上來追尋你好了，何必徒自悲傷呢？

剛巧在路上逢着從你房裏出來的人，她把你的情形告訴我，她替你急得流淚。她說：“看起來是沒有法想了，橫勸也不聽，豎勸也不聽，她半點湯水都不肯下肚，這就怎樣弄法呢？直強強地躺在床

上，面孔好像紙一樣的白，已經第三天啦！醫生說，勿吃藥是沒有辦法的。唉，眼睜睜地看着她……”她說到這裏，已經嗚咽不成聲了。——她也不過是常人的惻隱之心。

我對她說：“請你再去勸勸 *Youly* 好嗎？你去低低的在她耳朵旁邊說，你說 *W* 先生託我來勸你的，只要活着，總好有法想。你一死了，怎樣對得起人家呢？以後再高聲的用別樣話去勸她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……”

那人很情願，連連答應着去了。

到第四天早晨，我就聽見醫生担保不要緊的話。并且有人說你忽然肯吃藥的奇怪了。

我已決心辭去此地的職務，預備向別的地方去謀生活，爲了父親的命令。但學生們排起隊來，痛哭流涕的挽留我；並且在校裏貼滿了挽留我的標語。實際上竟有不能脫離此地的勢力來緊迫我，叫我不得不服從大家的意見。

唉！盲目而沉悶且苦痛的生活，竟還要叫我維

持到暑假爲止。因爲經各部的挽留，並且呈請主持人的允諾，使我不得不勉爲其難的擔任下去。在我心上，無論怎樣，都只到暑假爲止。

過了幾天，我從路上經過，已見你站在樓頭眺望。一種可憐的神情，叫我鼻酸。

七九

四月初三日。

今日上午，我到我們幽會的地方，放聲號咷的大哭了一陣。我向墳裏人，請求援助。但是於心境上並沒有得到些微的安慰。——唉！我就譬如你已竟到了最後安慰的地方吧。但是實際上，不容我做成這樣的幻想呀！可奈何呢？

在坟前記。

四月初四日。

我真不幸得很！

把我整個的人生，
 沉在苦痛中，
 度過這殘餘的青春。 在坟前。

八〇

那兩個高大的坟墓，竟成了我憑吊的對象了。
 按日的探看牠們一次。四月初五日，按舊譜，寫了
 一隻歌：——

G 舊地 4/4

3-2.1 | 1.6 6- | 5-1 3 | 2-• 0 |

昔 日 暢 叙 幽 情， 卽 在 此 境。

3-2.1 | 1.6 6- | 5 1 7 2 | 1-• 0 |

誰 人 叫 你 復 來， 舊 地 重 傷 心？

5-6.5 | 5.3 5- | 5-6.5 | 5.3 2- |

林 上 風 聲 瑟 瑟； 坟 裏 鬼 貌 淒 淒。

3-2.1 | 1.6 6- | 5 1 7 2 | 1-• 0 ||

今 生 相 逢 無 望， 空 留 一 番 情。

在坟後原地作。

八一

又過了幾天，孫先生對我說：“*You'ly*不是這個母親生的，她自己的母親已經死了。郁姝是這個母親生的。所以歡喜郁姝，不歡喜*You'ly*。”又說：“這個母親，是姨太太呀！武人的姨太太，還有什麼好出身？她却要瞞着人家，其實那個不知道？硬要場面，脾氣又來得蠻橫。可算沒有一個同她和好的人。所來往的，盡是些奸凶刻薄的人。”

唉！*You'ly*！果然是這樣，你就真太可憐了。父母俱亡，兄弟全無。腰妾炎威，如火如荼。愛既不成，死又太孤。如此人生，真正乾枯！奈何奈何！同命鴛鴦，不能熔合一爐。已矣哉！你是一女，我是一夫。

那一天，又由那孩子遞來一張便條。他說是從樓窗裏擲出來的。無論什麼回信，無論什麼東西，你都不要了。

我是一生一世不出嫁了。倘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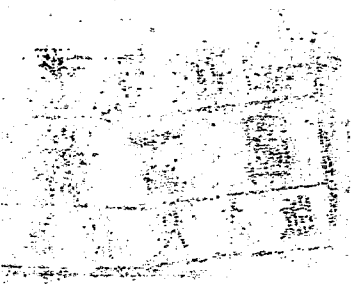
出嫁。叫雷打死我；叫天火燒死我！
無論什麼人都不嫁。斷絕來往，斷絕
來往！自己保重要緊，不要想東想
西！唉！唉！

又過了兩天，那孩子對我說：“她有一塊手帕
要給你呢。她說，明天給你。因為還沒有做好。”到
了明天，果然一塊手帕來了。是用昏赭色的絲線做
的曲折邊。一股香氣，直噴入肺腑。在手帕中間寫
着五個字：

“斷絕紀念品。”

002)

年	1928
月	2
號	



0149